

册一第種乙書叢報日綫前

南江 在 野獸

著 白 斯 陳

野獸在江南目錄

封面

徐甫堡作

領袖勸話

顧司令長官題詞

銅版一

谷主任題詞

銅版二

大刀殺賊

銅版三

獸兵慘殺我壯士圖

銅版四

偽鈔

銅版五

偽證

銅版六

釋獸

曹聚仁

寫在野獸在江南的前面…………… 巫蘭溪

弁言…………… 陳斯白

一、恨中國人

二、膠皮人的故事

三、莧菜糊湯神射

四、熱灰

五、人與狗

六、人皮

七、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

八、山芋煮人

九、瓜下客

十、皆大歡喜

十一、小樓風雨話宣城

十二、兩訪仙人

九、瓜下客

十、皆大歡喜

十一、小樓風雨話宣城

十二、兩訪仙人

十三、獸蹄下的廣德

十四、小小轟炸南京人兒的醜態

十五、鐵瘋子邢璧貴

十六、獵戶清心

十七、中隊長張錫林

十八、保險膏藥

十九、松山寺的呼聲

二十、毒針

二十一、鄉長陳厚之兄弟

二十二、兩個抗日和尚

二十三、青天白日旗下的東洋冤鬼

二十四、昭和勇士的手

二十五、敵屠朱巷小記

二十六、還我河山

二十七、同命鴛鴦

二十八、一個石臼湖畔的月夜

二十九、朱順六計賺四槍

三十、哀江南

三十一、塘溝商人焚妻

三十二、孔夫子被疑作賊

三十三、冰池逐鴨

三十四、陳功禮所述的幾件零星的事

三十五、葛村人殺敵

三十六、長樂村民殺敵

三十三、冰池逐鴨

三十四、陳功禮所述的幾件零星的事

三十五、葛村人殺敵

三十六、長樂村民殺敵

三十七、傅氏兄弟

三十八、猷子揮拳

三十九、曹村殲敵會

四十、誓節渡一女子

四十一、大刀丁月彬

四十二、飽餐戰馬

四十三、死諸葛嚇走生仲達

四十四、悼鷄婆

四十五、偷彈的婦人

四十六、記雙彈

四十七、放下屠刀

四十八、不死的心

四十九、昭和武士戲鵝

五十、濤城夜話

五十一、兩個可憐孩子

五十二、獻媚神祇

五十三、農夫陶宏倫

五十四、亡不了

五十五、刀影縱橫

五十六、潘韻笙的十項簡報

五十七、雜記

五十八、一個羞辱的報告

五十九、戰地新聞一束

六十、沸了的江南

(甲) 宜興

(乙) 溧陽

(丙) 郎溪

(丁) 當塗

(戊) 廣德

(己) 尾音

附錄

一、女英雄蔡金花

二、夜襲

野獸在江南 目錄

三、獸行之鐵證

四、節錄一個難民的訪問

五、不願爲軍閥拚命

六、日本士兵之覺醒

後記

領袖的話

——節錄民國二十七年八一三週年紀念日告淪陷區民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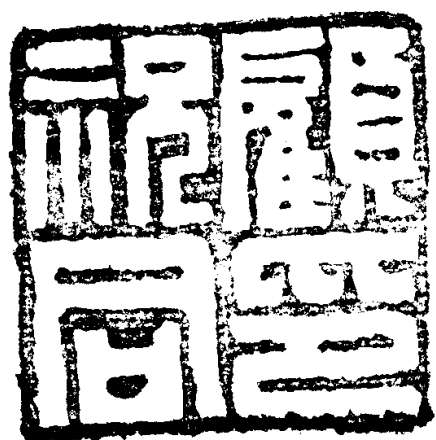
「敵人能够佔領我們一部分領土，或少數城市，却不能够真正統制所佔領的土地；

敵人兵力能控制若干軍事據點或交通線，却不能而且不敢深入到鄉村腹地；

敵人竭盡殘暴，進行着不忍聽聞的燒殺劫掠姦淫，却絕不能征服我們中華民族！——

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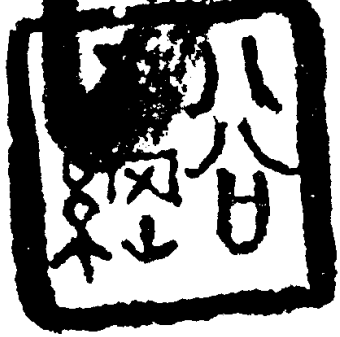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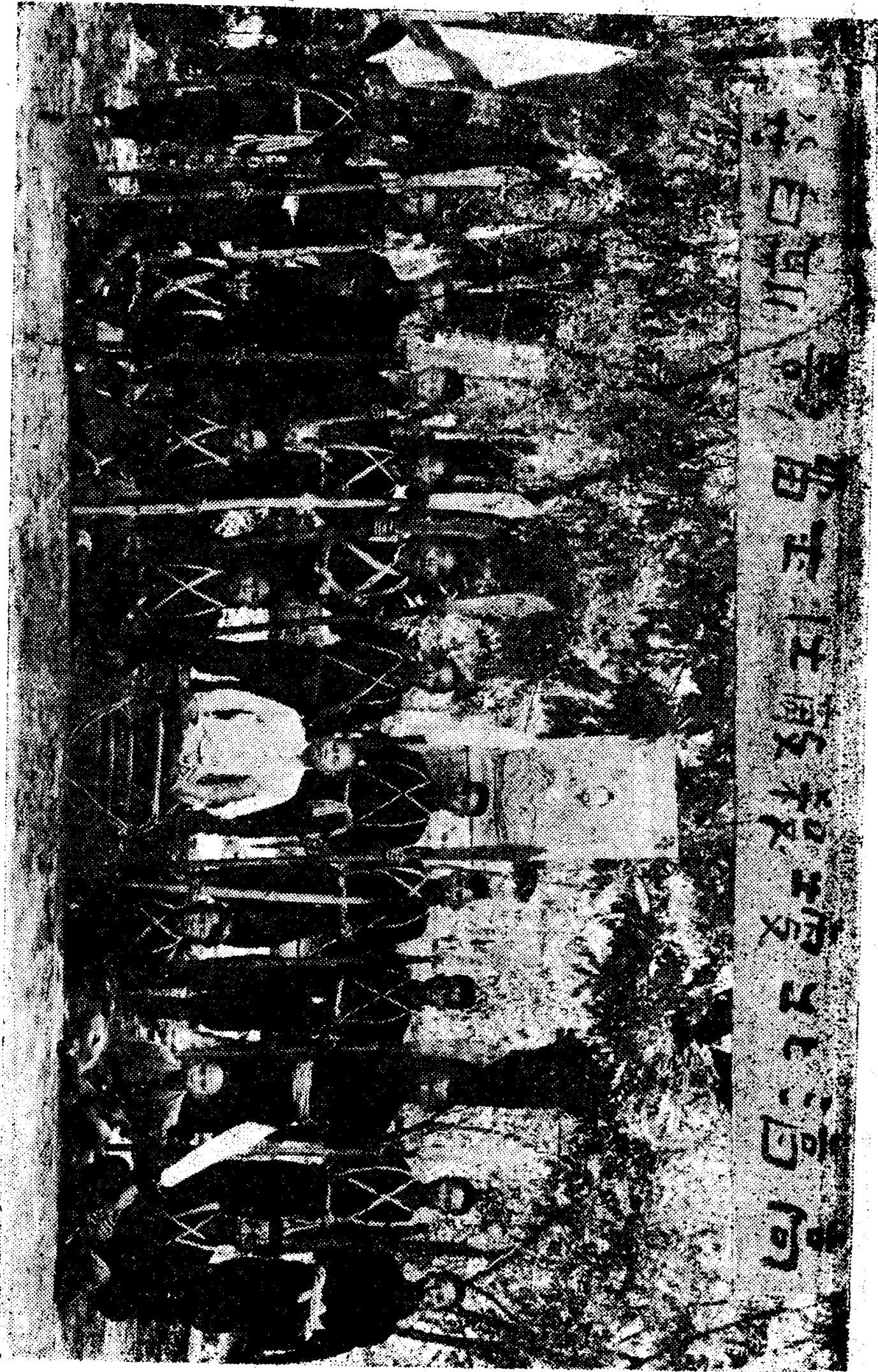
戒
河
山

统一意志集中力
量为人民族解放
而奋斗

李任弼



高田清三氏在敵報壇



邢壁貴率領徒衆三十六人在水陽殺敵，其生還者二十人，特招來高淳留影：第一排執黨旗者，卽被敵俘去逃歸之徐金保，由左至右第七人所執之刀，口已缺陷，上仍血跡斑斕，曾染日寇三人頸血，下坐白衣者，傷仍未癒，自右至左下坐第三小孩，左肩會中一彈，已癒，年十四，第四小孩，年纔十二耳。斯白附記

敵蹤
對慶國
男兒
斷家兒
斯報首
一辨
九日海
緬巴
恩
慘
國
界
找





軍用手巾

壹圓

大日本帝國政府

昭和二十年
東京印刷局製

朱

炳生

貳拾六年

警備隊使備人名簿之證人

昭和十三年五月一日

瀋陽警備隊印

釋「獸」

曹聚仁

——爲「野獸在江南」而作——

陳斯白先生從江南淪陷區域考察歸來，把所見所聞的敵兵暴行，曲折敘述，如實向國人報道，題名爲「野獸在江南」；這是一部中華民族的血淚史，中華兒女們，看了當無不切齒痛心！

陳先生稱自負爲天之驕子的皇軍爲「野獸」我們且撇開民族的偏見來看，還是非常正確的。如「皇軍」所表現的行爲，於虫豸爲蛇蠍，於飛禽爲鴟鴞，於走獸爲豺狼，若當作虎豹鷹鷂看待，那又太看重牠們了，「皇軍」，以「武士道」自稱的野獸，缺少一種菩薩性子，說得更具體一點，那是一羣瘋狂了的狗，迷失本性，既無所謂同類之愛，也不認識牠的同類；牠有利爪，見物便抓，牠有利牙，見物便咬。我們稱「皇軍」爲「野獸」，豈得附加註解——這是「瘋狂了的野獸」。

在陳先生的敘述中，有兩件事最足以代表「皇軍」的瘋狂心理。其一，即強迫我青年婦女，一絲不掛，裸體郊外遊行，獸兵沿途狂笑聚觀以爲樂；或則輪姦以後，把樹枝插入陰戶，結果了那婦女的生命。其二，把我們的民衆活活的剝皮，儘量造成恐怖色彩，引以

爲快。前一種卽變態心理學家所說的由「色情狂」蛻變而來的「他虐狂」。後一種亦卽是瘋人院中常見的狂暴型。在精神健康的人看來，這都是非常離奇可怪的，但若當作瘋子看待，今日的一「皇軍」，卽是把殘殺內閣大臣當作家常便飯的一「皇軍」，也許牠們還以爲這一類獸行，不夠狂暴，不夠過癮呢！

據敵人的自白，到中國來作戰的士兵，十分之六是從農村來的。日本的資本家，本係十九世紀末期的暴發戶；牠們剝削農民的汗血來和歐美資本家爭一日之短長；資本家的事業發展得越快，農民的生活便越困苦。最近二十年間，日本的農家女兒，十個之中，有七個以上，必須押賣爲工廠的奴隸，或在都市賣淫；這是日本下層社會苦難而目的實情。些被敵資本家所壓迫所蹂躪的農民，他們肉體上所受的苦痛和精神上所積的苦悶，那是無可解脫的。敵軍閥只能用對外侵略的藥方來醫治這種苦痛和這種苦悶，自然只能撤開紀律的籬笆，任他們發揮姦殺的獸性，來得一時的快意了！這些野獸，背着資本家的笨重門板，帶着憂鬱性的虛無眼鏡，到中國來追求那些軍閥所指引的幻覺，我們中華民族的兒女，就成爲幻覺的犧牲者了！

治療瘋狗的迅捷辦法，莫如敲他的後腦，使他暫時暈過去；我們中華民族的兒女們，爲着世界的和平，只有每個人舉起棒子，向那些瘋狂了的野獸打去！

三月十六日在屯溪

寫在野獸在江南的前面

民國二十七年的七月，在皖南的屯溪，成立了非常時期難民救濟委員會第三區分會，蘭溪適奉中央命令，前來皖贛等省視察，因為第×戰區的最高長官和政治部谷先生，痛念江南難胞有急待籌劃施賑的必要，囑蘭溪總理會務；在分會成立的第五日，即所謂「七七」週年紀念會的前夜，即推定陳同志斯白兄，率隊深入殘破江南的各縣去了，重要的任務，當然是宣達中央德意，安撫遭難同胞。

江南淪陷後，代表政府深入各縣賑救難胞的大員——陳斯白兄是第一人，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斯白兄在烈日炎蒸，疫癘蔓行的時候，在敵人不斷的進襲，漢奸環伺的迫害中，和敵人無情炮彈的威脅下，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走遍宜興溧陽溧水高淳等縣，有時且深入到太湖的西畔，敵人的後方，於百般艱難之中，完成任務，已經是博得層峯的嘉許，和一般友人的驚奇！

斯白兄是富有文藝天才的人，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完成這樣重大的任務；同時並用血和淚寫成了一本特異的創作——野獸在江南，當時略加整理，即在前綫日報的戰地發刊

了！這在斯白兄，是意外的收穫，這在抗戰以後的文壇上，是驚人的成功！

自抗戰以來，一般文壇要人，連「以寫作爲職業」的份子也在內，每多仰天唏噓，不敢下筆，寫壯烈的犧牲的事跡吧？自身不能親臨戰場；寫平時的消閒文章吧？又覺得對不起良心，即或有了好的材料，如敵人的兇殘暴行，和我國軍民的英勇壯烈，又不能運動健之筆，於簡賅中，繪出真的事實來，所以抗戰後，小刊物雖多，文藝創作，可說是已達到極度貧乏的境地！

斯白兄的這篇作品，開闢了文藝界的新作風，在抗戰的階段中，可說是一個相當成功的代表作，斯白兄非專長文藝的人，而竟有斯意外的收穫，這是值得加以表揚的！

同時，在所寫的事實中，雖已說明我江南民衆，已不是世人懸想的那麼脆弱，戰爭已喚醒我江南的民衆，但這種轉變，它是民衆遭遇敵人暴行而自動的呢？也還是另有指導和推動的力量潛伏着？這是研究社會變遷史和中華民族的人們，所應特別注意的！在蘭溪所得的消息和材料，所謂沸了的江南，和吼了的民衆，他們固然是遭遇暴力而反抗；實際方面負領導推動的責任者，仍有人在！

這轉移風氣，領導民衆，保鄉保國的人物，究是誰呢？有人說：「如×縣×君，」

×地的×人」等，蘭溪認爲這不是幾個人的力量，這是我們革命的黨——中國國民黨所留下的潛勢力！試問這些在江南揭竿禦暴份子，雖在淪陷區域過了一年的艱苦生活，甚至連外地的報紙——漢奸報紙除外——都看不到，但是我們和他一見面，就有一個不約而同的同一思想和信念，就是：

「我們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領導之下，發揮廣大的民衆力量，一定可以打退敵人的！」

這一種見解，就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註解，而且具有這種見解的，當然是本黨的同志和久受本黨薰陶過的革命民衆！

江南民衆，有極高的文化水準，有極深的民族意識，在野獸吞噬之下，怒吼起來了，這一種力量，是偉大的，是不可限量的！

斯白兄的這篇作品，是一副興奮劑，只要稍有血氣的人讀了，都不免要血液沸騰，勇氣倍增的，我希望這興奮劑能刺戟四萬七千萬的人心，那末，抗戰勝利的前途，是有很大的幫助的，讀者諸君，請勿以文藝小品視之。

巫蘭溪識於屯溪上黎陽時在二八，二，二〇。

野獸在江南

野獸在江南

陳斯白記述

弁言

在「七七」週年紀念的前夜，奉到要我出發江蘇邊境半淪陷縣份去視察的命令，並且担任某項工作。十四日清晨，屯溪的炎陽似火，我們已帶着六位同志，四名衛士，冒着熱風，在萬山叢翠中馳驅了。

行來還不到八十公里吧，車身打了一個轉，王駿聲同志被犧牲了，我們都滿身淋着血，真是一樁恨事，血流的沒有絲毫代價。

芒鞋竹杖，越青山，穿綠水，或櫛風沐雨，或披星戴月，就這樣我們在宜興，溧陽，溧水，高淳等縣，走了一遭，承敵人的雅愛還鳴了不少的禮炮。待歸來已是秋深幾許，滿山紅葉招人。

關於敵人殘暴的事實，我曾經記了一點點下來。自然，那祇是江南一個小角落裏，一部份事實底縮影，不足以盡野獸踐踏江南之大觀，然而，僅就『活剝人皮』，『熱灰炙人』

，『縱警犬撕食我民衆』這等事說起，那羣所謂『天皇』陛下的無恥『勇士』，已經幹了些世界上最野蠻人類所做不出的殘戾事跡！

這裏所記述的：有些是『野獸噬人』的事；也有些是『人獵野獸』的事，純是血和淚，我沒有慘雜一點水分。

在此處，我該透出一點消息來的：是我江南民衆，已不是世人懸想的那麼糜弱。新出於砌的刀和劍，已到處在閃露光芒。他們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生存，妄記了自己，忘記了父母妻孥，鑽到敵人的槍林彈雨裏。死亡直是等閒事。他們與敵人的機槍大炮搏鬥，前者如排牆傾頽，後者則怒潮湧溢，踏着屍骸而前進。敵人已睜大驚慌的眼，送他們以綽號曰：『鐵人』，曰：『鐵匪』，曰：『鐵瘋子』！啊！戰爭已喚醒我江南廣大的羣衆！

這些慘痛的血跡我相信，我確切地相信，不久的將來，我黃帝子孫，會用碧血來洗刷盡淨的！

一九三八，九，十二。於高淳之東壩。

(一) 恨中國人

出世的人，對於世事，嘗有這樣超然的看法：愛有多高，反面就是恨有多深，不恨不愛，則心境平靜，煩惱自絕。

談戀愛的人，也有同樣說法：兩性間的熱情，如其達到沸點以上，那末，他們失戀的苦痛，也會降到冰點以下。

中國人和日本人，固然談不到『愛』；如其各依各的生活方式永遠的過着，那末永遠也會不致發生什麼『恨』，這是大家都可看到的事。

在當塗大龍口古道邊有一個坵壠，壠前插着一塊木牌，當中寫着：

『內埋尉官以上十三人』

旁邊附着『恨中國人』四個字——四個有絕大意義的字。

中國人有什麼可恨呢？他們是死在中國的首都附近，他們是死在從事滅亡中國民族工作途中；實際上，他們是很可以死在九洲蝦夷島的，而不必死在中國；所以他們應該恨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指使他們去做炮灰的人呢！

事實上發生在去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個上午，大龍口河裏，游擊隊朱部在那兒遭遇了三條敵船，立刻以來復鎗手榴彈炸散了，鬼子紛紛沉在水裏，血染紅了河面。

不提防還有兩條船在後面，船上的鬼子抄到街的那邊，我們不能不實行巷戰了，學生商逸農商堯氏，沈兆生，王伯愷，俞伯陽，俞志全，凌才根，姜鴻鈞等，次第陣亡了。他們都是武進人，他們的熱血，爲保衛祖國而流了。

戰鬪愈來愈烈，一個廣東學生陳衛民，腦後給敵彈橫穿了，血沾衣背，伏在牆後，用布紮好了頭。衝到街上，刺死了一個敵人，敵人退進屋裏，於是彼此隔着牆守着。黃昏近了，才慢慢退出街外，馱着幾個同學的殘骸，走進黑暗的一角。

過後打聽到敵人死的，大半是技術人員，他們是開往蕪湖修理鐵路的，計死去工程隊聯隊長以下四十餘人。他們在那裏豎起了『恨中國』的牌子，殊不知中國人的『長恨碑』早已牢豎每個人心的深處，幾十個瘋狂的東西，將我們國之基石換去了，怕這個『恨』，或將是綿綿無盡的『恨』吧！

(二) 膠皮人的故事

以 膽怯又最好睡懶覺的，大概要推「昭和」武士了。一到夜晚，他們就會戰戰

兢兢地躲進屋裏。寇會似乎很能體貼他的部下，於是苦心孤詣的製造了許多橡皮人，每到夜色籠罩大地，打足氣的膠皮人被搬到岡位上，代替了哨兵。

那些要趁黑夜摸回自己家裏竊取糧食的民衆，時常被這種假人嚇住，停留在樹下，不敢前進。可是經驗常常增長了人們底智慧，這樣的事開始，引起了他們疑惑。他們這樣想：「鬼子那有這麼大的腿勁，頭都不搖一下」。胆子大的人昂然地向前進，可是一切照樣沒有動靜，這才斷定了不是真人。——雖則牠也戴上軍帽，背著破爛的步槍。

當膠皮人給他們摸著了，常常會發出一陣尖銳的叫聲，那會嚇你一跳。屋裏的槍聲，接着會亂放起來，織成一個緊密的火網。

有一次，溧陽第一區塘下村鄉人，盜走了一個膠皮人。第二天鬼子出了尋找的佈告：要我們民衆趕快送去，並且警告着說：『三天之內，如不送來，就要燒燬村中房屋』。第二天佈告旁邊，貼一張紙條，代替回答是：

『偏不送來』

不幾天，塘下村終成灰燼了。

大概是今年宜興的一個夏夜吧。膠皮人兒戴着鋼盔，很英挺的站在屋簷下。夏虫在

唱着無譜之歌。鬼子們躺在麥場上納涼，北斗星在閃耀。山谷裏吹過來的涼風，夾着野草的香味。莊民領着我們四五六團六十多個壯士，越過汧渭警戒線，機關架在蔣宗祠後。另外有幾個民衆，繞到敵人的側面樹林下，使用起聲東擊西的戰術，在鳴槍舉火。鬼子如觸了電似的機關槍小鋼炮，沒命的朝着一個方向射去。那時我們機關槍「達……達……」地響起來了，三百多個鬼子，失去魂魄似的，丟了槍炮，蜂湧逃散。結果有七十幾個傷亡了，這些傷亡者，橫躺在夏之原野上，做出抱歉的樣子，似乎在說：『不能再敬禮天皇了』

(三) 苋菜糊湯神射

苋菜糊湯，溧陽人，他打得一手好槍。帽子拋在空中，他說：『要打帽結子』發了槍，就會一點不差的打在帽結子上。他獵野豬，打獐，打兔，日常生活就靠這套本領維持。他最親暱的朋友是燒酒，可是他一吃了酒，就會天不知地不曉的說起來。

『苋菜糊湯』！

人們都這樣地嘲諷他，這個綽號早已傳遍遠近的村子，人們似乎已忘卻了他的姓氏。

現在，村裏的人要是碰到糊塗的人，或是糾纏不清的事，都用這個別名去代表它。

當六十師周營，失去了聯絡，被困在金山里，四面高山上都有敵人。九天過去了，敵人不敢進來終日只是機關鎗與大砲，在密集的射，山外面各村的房屋，冒起幾十條煙柱，鬼子在到處放火！嶺底下潛伏着四百多個避難的民衆，他們裹好糲子，煮好了飯，夜晚由壯丁頂在頭上，爬送到火綫前，接濟我們的壯士。日間在山頭上是不能舉火的，因為敵人若見了炊煙，炮彈就會集中在那裏。

第十天的夜裏，營長從山上下來，對民衆這樣地說：

『你們老百姓趕快尋路走罷！敵人向進口方向移動，今天夜裏會要開火，我們的人少，恐怕掩護不了你們』

「不要緊的，營長！我們有六七枝槍，你再借幾枝槍，發點子彈，我們在前面領你們去打。路，我們是熟的。」民衆這樣的回答着。

『營長！這裏的路我是頂熟的，鬼子一定走那條路，抄到鬼子後面，打他一個落花流水。』莧菜糊湯這樣的建議，營長笑着答應了。

夜色沉沉，松風竊語，山頂上瞭望人的回報說：『鬼子果從那大路進來了』。

我們的壯丁領着一排弟兄，機關槍架好，在山凹裏，伏着，等他們過去。

山頂上迫擊炮，機關鎗，手榴彈以及各種槍聲，紛亂的響了，回聲震山谷。民衆在各處都叫了起來，鬼子亂了，搶着屍首逃命，就這樣一下子解決了五百來個。第二天有一百多個死屍，沒有抬走，下顛生着短鬚，有人說：『這都是高麗人』。

太陽晒着樹頂，六個鬼子，又衝進山坳來，每人一架手機關。領前的是個又高又胖的漢子。他叫着，衝着，手在搖着機鎗。

莧菜糊湯要我們弟兄伏着不動。『拍』！一槍，第一個中了胸脯，很無賴的睡下了。『拍！』一槍，第二個打中了嘴，倒下了。第三個回頭便跑，一槍從肩背穿進了。我們的弟兄，我們的民衆都搶到前面，活捉了三個。好，鬼子再也不敢嘗試了。到了第十三天上午，我們五十九師的生力軍趕到，又給敵人一個較大的教訓，敵人這才死心踏地的退去。三個鬼子反綁在樹上，民衆團團的簇擁來，睜着烈火般的怒眼。一個雷樣的聲音，在人叢中爆裂了：

『姦淫我們婦女的，是誰』？

『日本鬼子』——不期然的一致回答。

『燒燬我們的房屋，殺害我弟兄的是誰？』

『日本強盜呀！日本強盜呀！』

『爲什麼我們不能再種田？』……

『日本鬼子把我們的骨肉拆散了！……』

『保衛我們的家鄉呵，我們要復仇……』大家繼着混亂的叫。

『好！祭祭我們的弟兄罷！』好像是一個一致的決議，於是鋼刀劃開了至死不悟的胸脯，三個桃形的東西，羅列在靈牌前面的祭桌上了。

中日之間，本來是一條寬平的大道，可是日本軍閥卻率領着，他們已經癡狂的教育家，資本家，瘋狗般的惹人的憫的士兵，趕工的挖着鴻溝——一條比日本海還要深的鴻溝。和平的生活，他們懾惡了，他們要南進北進。他有了海洋，還要大陸！倘若他們不去自動填平的話，我們未來一代的新生基柱，他們都目擊過敵人所加於我們的殘暴，他們都深深感受過敵人所給我們的苦痛，這個無邊讎恨的綿延，遲早都會教他們——富士山下的瘋狂者！一跌進自己所挖的深溝頂底，永遠爬不起來！

(四) 熟灰

當敵人的先頭部隊，衝進高淳街市的時候，這個壁角落里的人們，有許多還沒退出。崇仁街吳中貽被敵人綁去了，他是縣政府一個書記。敵人把他當着領自衛團的吳某，捆起手脚，剝去衣服，敵人在他旁邊燃起一堆火，燻紅了他的面孔，火熄了，鬼子將赤熱的灰，一鏟一鏟的，倒在他塗滿煤油的光滑的身面上。

火星從他身上落在兩邊，漸漸的埋沒了他，他滾左，鬼子刺刀在左邊戳；他滾右，鬼子刺刀在右邊戳，使他又縮了回去。慘痛的叫號，傳到街的盡頭，人們多掩避了起來。這個聲音，他年老的母親是懂得的，她爬到火堆上去搶救她心愛的兒子；結果，這籠鍾的母親，也被所謂皇軍的刺刀，戳死在她兒子屍骸的左側。

三天之後吧，敵人在鄉間裏捉到了陶小伢等三人，因為在他們家裏查到壯丁制衣，也同樣的，葬在熱灰堆中。

在郎溪的梅渚鎮上，敵人到一家米舖裏，要主人挑着米去餵馬，老闆弄不清手勢，將米倒在地下，於是兩刺刀被戳死了。夥計跑出來救護他的主人，敵人網起他兩手來，燒起了殘酷的火，又將他活活燒死。

『江南到處有啼痕！』敵人醜惡的圖畫，我很慚愧，連輪廓都描摹不來！我想總會有

人，將這不能見人的鬼臉，更細密，更精緻的繪了出來，陳設在光明的處所晾一晾，使得世人看得更親切，更有味。不光這樣；一個我所敬愛的作者說過：「最良好的書，是教會人們怎樣做人」。所以我希望讀到我底記述的人，由於那些日寇底暴行，因而奮起，也知道怎樣去選擇他底命運——不是鬥爭就是滅亡。我自己正是用着這種嚴肅的態度，把我底粗劣的文字呈獻於讀者之前，我再不暇計較自己是個拙劣的畫匠。這兒正是用木炭鈎的框子！一個粗能識別的框子吧了！

(五) 人與狗

「狗姦人」

當東洋淫獸佔領宜興周鐵橋的時候，被捉來的婦女，就在大庭廣衆中公然加以淫辱，因此任當天夜裏，有九個女子同時縊死在各人的屋裏。

在溧陽戴埠，五十歲以上的老婦被姦死的有十幾人。「難民沈再忠之女，年甫十六，敵見之追捕，該女不從，敵逐之不得，遂開槍，女應聲倒地，仍被姦污而死。」這是從一個朋友的日記中摘錄出來的，這不是痛心長嘆所可了事的，我們將何以慰死者於地下呢？

「狗咬人」

溧陽城南的燕山下，有兩個青年被敵人攔住，帶進村裏，於是鬼子牽出兩條警犬，活將他們撕毀，喉管上咬了幾個洞，腸子拉得滿地，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人咬狗」

在宜溧交界山中，一個日本兵走進一家空屋，到處搜索，從屋後山溝長草裏，拖出一個年輕婦人。刺刀對着她的胸口，要她脫去衣服，婦人會意，表示要到屋裏。走進屋裏，她用手勢表示寢室在樓上。於是鬼子順從地拐上樓去。婦人指着槍，並指着心窩，她怕這一個，鬼子笑嘻嘻地依從了，把槍桿放在門後。婦人的衣服被扯去了，他開始排洩獸慾，快要達到飽和點的時候，豁的一口，婦人的銀牙，已經深入鬼子的喉頭，兩手緊勒着魅的頸子。鮮血——東洋武士為捍衛天皇而流的血，濺滿婦人的臉面，鬼子的兩腿，不搔動了，白眼可怕的翻着，已經不是巫山客，而是深閨夢裏人了。

從「狗咬人」；「狗咬人」；「與「人咬狗」這些事看來很可指出中日民族的根本不同的地方。這個不同，誰應生存，誰將墮落，未來的歷史，會明白的告訴我們，權且各走各的道兒罷。

將「咬狗」與明末「費宮人刺虎」兩件事相較起來，手腕雖不同，而殺賊則一。可是一生一死；一完貞，一則犧牲色相；一報皇室，一為民族復仇；各國環境不同，却又不能相提並論了。婦人的姓氏，現在訪查中，目前是否還活着，我們也得不到確息，但是站在民族與抗敵的立場上，還是需要她活着。

（六） 人皮

幾百年來，這世界上已經絕跡的最殘酷的事，文明的（？）皇軍，在中國居然當着遊戲那樣地耍。我想「正義」總有一天在這世界上會抬頭，這些血債，那些扶桑小子，必須加倍償還的！

溧陽第一區仙麓鄉大園裏鄉民葛進保，葛春保，八義鄉官路村鄉民陶廣林，被「皇軍」捉住了，殘酷的敵人似乎要尋個玩藝兒解悶，於是用刺刀將他們頭皮剖開，灌進水銀，兩小時後，三張人皮，剝下來了。這三個肉人，渾身浴着鮮血。敵人——我們永世忘不了的敵人，還迫着他們走路，這時候他們宛轉呼號，敵人却猙獰地狂笑着……。翌晨，敵人給人皮揣滿了襲糠，罩上軍服，背着三八式的武器，代替活的哨兵。

同樣的暴行，在灣里一家祠堂裏面也出現了。敵人在那兒掛着不知姓名的人皮三張。在丁山橋，敵人抓住一個五十餘歲的老人，用化學藥品，將皮剝去一半，掛在樹枝上，那老人慘泣哀號，經過了一天，才慢慢氣絕。

這些暴行是我們每個黃帝子孫永寬恕的罪惡。同時，也是每個日本士兵洗滌不盡的恥辱，鮮紅的太陽旗已染成墨色了。

(七) 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

這是宜興蕩球那一帶的事罷。陳志雲，一個十七八歲的孩子，負着包袱雜糧，扶着六十來歲的祖母在逃難，半路上不幸遇到一隊敵兵，於是他倆被抓住了，送到矮胖的上層生滿短鬚的隊長前面，鬼子踢着他們的腿，要他們跪下。

情由問清楚了，隊長下令——「一個『大和民族精神』的命令。鬼子兵做着手勢，要孫子立即去姦淫他的祖母，否則刺殺！」

祖母在疏淚，爲了要延續本姓的絕脈，爲着保全他愛孫的生命她忍心解開自己的衣褲

孫子的衣服被敵人剝去了，可是他站着，刺刀在威迫，不容猶豫了。孫子猛的跪下了河，鬼子的鎗連珠般地對準了河心發出五六顆子彈，立刻把他的腰背射穿了。同時鬼子的刺刀，又在祖母胸膈中打轉，兩人就此離開人世。聽說他們的屍體，腐爛了許久，才被人收殮。

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常被誤解的；有許多無形的東西，中國人常常認為它底價值，高過了生命。那個要想摧毀它，那個就是傻子，他會被反擊成齏粉的，不信，請在等候吧！

(八) 山芋煮人

『東洋鬼子是毒辣無比的。』一個張渚的老百姓，坐在小橙上和我閒話。七月十五的月也夠明，水一般的洒在廣場上，紡織娘在工作着，樹影人影交落地面。

故事是開始了，大家在傾聽着，『日本鬼子第二次到張渚來，比第一次更兇，沒有來得及逃走的老頭子，老嫗，被他搜捕的有五十多個，關在南頭孟蘭亭屋內，三四晝夜，以後是將他們按次細起來，四面堆着乾草，澆上煤油，活活燒死的。在街上隨地遇着少年人

，和小孩子，就被刺戳送命，等到國軍將敵人趕走，街上以及各家屋裏的屍屍，爛的不成樣子，蛆虫爬滿牆壁，地上拾取了三百多具。張渚最繁盛的街市，也被鬼子放了火了。

『在南柵門，桑園一帶，有瞎子余九大及病倒的難民六人，都被刺死，小腸胃在衣縫的外面。』

『事前，敵人飛機三架，從西北飛到張渚上空，在街上投了十六彈，我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死傷一百二十多人。樹頭，牆壁上，都是貼的肉片，那種慘象，簡直不能看，炸傷了的人，一時又找不到醫生，也痛死了好多！』

他說着，搖着頭，紙烟在他指縫裏冒烟，快要燃到盡頭，於是扔進草窠，他又繼續着說：

『離這裏五里，在名叫東山的地方，有少數難民藏在一處山芋坑內，上面覆着山芋，藤蘿，和亂草。孩子在裏面哭了起來，被敵人的哨兵發覺了，立刻點着了蓋在上面的草，更加上火油，火光熊熊了。也有人想從裏面爬出來，但是刺刀又戳了回去。』

『火在上面燒着，人在下面叫着，火熄了，人也死了，下面躺着童姓夫婦及附近居民三人小孩二人。』

故事就到這裏截止，他似乎又帶感慨樣說：

「從前岳武穆駐張渚，金人望風逃遁，現在的張渚，弄成這樣！」

「×先生，我們總需要忍耐一點的」我們在安慰他：「適應目前的戰事，我們的民衆已不是南宋的民衆。我們的總裁，也不是南宋徽宗，我們期待着，我們也需要忍耐。」

夜風襲人，涼露霑衣，睡眠催着大家回進各人的房裏。

(九) 瓜下客

在江南，除了馬鈴瓜以外，就要推到溧陽宜興的瓜了。無怪鬼子見了要垂涎三尺。

本年七月十二日，宜興南渡村之敵十四人，分乘民船兩艘，向我紫雲鄉民團進擾，我們的自衛隊伏在密林後，守候着。

一個鬼子爬到岸邊上來了，他跑進田里，想偷一個瓜吃吃。「拍！」一槍，給我們的蔣錦坤打殺了，槍聲繼續在響，鬼子的船開走了，鬼子的屍身送到張渚示衆。他原來是個班長，瓜沒有嚐到，却承他送給我們一件禮物——一支三八式步槍。

五個鬼子在一片稻田的那邊出現了，午後的太陽，還是那般的炙人，他們臉晒得通紅

，且在流着汗。他們的態度很安閒，緩步走進村里。

四個人到田裏找瓜吃了，留下一個，或者是個官長吧，他順着村路走去。江南的山，披着輕紗一般，幽靜而秀麗，他似乎無心領略那些，一個農夫被他尋到了，他做着手勢，要他找瓜去。

他們走到水車面前，鬼子要他試着，他踏的很快，腳落了空，幾乎跌倒，鬼子笑了起來。在河口邊，鬼子看見一只小船，坐了上去，要農夫划着，船向前移進，他在用手勢談話，他問農夫的年歲，回答是三四，他自己表示是同年。

「我們是兄弟！」鬼子用手指打着話。

「我是你弟兄？」農夫這樣想，「我的家，被你們燒光了，孩子受了溼病死了，老婆寄養在人家，今天是淹殺了你。」

船已划行了三里多，農夫在打主意：

「捉活的，但是他有槍，一個人幹不了。」

船停在一處，農夫做着手勢到岸上，去找西瓜。他跑到村裏，對熟識的壯丁招呼說：

「一個日本鬼子留在我的船上，快去捉活的。」

三把槍拖了來，對着船絃打去，鬼子慌張了，跳到河裏，鎗發向河裏，鬼子被打中了。二天後，村裏到處起了火，鬼子在報復了，過後聽着近附村上的人說：「鬼子表示，要一百個老百姓才抵上死者一條命，他以前在上海，開了二月紗廠。」

(十) 皆大歡喜

在宜興，我們帶了本地的青年服務團男女團員十多人，買了些日常需用的物品。叫一隻船，蕩到歸逕橋，去慰勞××師，國防第一綫的莫營兄弟。

許多夜間守壕的弟兄，正是泥糊得滿身，躺在蘆蓆上熟睡着。敵人今天忽然吝惜起來了，一炮也沒放。

「這裏的老百姓胆子很大。」連長周占雲，告訴了我們當地民情：「炮彈在頭頂飛着，茶店裏還是很熱鬧的，許多人在談着生意，品着茶。」

「在前天是八月六號那天晚上，」周連長接着說：「我們去攻南莊，敵人駐在鎮上將近二百人，還有一部份駐在後面二個村子里，鎮上敵人一點準備沒有。我們七個弟兄，首

先衝到鎮裏，擲了幾個手榴彈，敵人就紛紛的逃走了。槍聲驚起了後邊村上的敵人，機關槍架在路口，耀武揚威的搖動起來了。誰知被射擊的，不是我們，而是大和民族的同種兄弟，等他們發覺了的時候，已經有一百多個倒在田邊，放棄了鬥爭，放棄了仇恨，永遠不能醒過來了。」

「他們有這樣的誤會，全然由於後面敵人萬想不到，前面的自己人，會退下來，我們只傷了二個。」周連長加以解釋補充着，他又指一個弟兄說：「他是很勇敢的，探消息都是他。」

我們又和這弟兄攀談了起來，他是安徽人，住溧陽上沛埠，今年春天在田裏割麥，被敵人擄去，押送溧陽城里，要槍斃，後來看見一個中國外科醫生，是熟人，才設法將他救了下來。敵人問他路熟不熟，他回說很熟，於是給了他五塊錢，要他打聽國軍配備情形。他回到我們團部裏報告了，因為他很肯吃苦，很勇敢，乃留做情報工作。他常常跑到敵人區域裏去。有一次，敵人盤查他，將刀子在他頸邊磨來磨去，於是他把頭挺了起來，鬼子豎大姆指，表示欽佩他，將他放了。

有一天晚上，他帶路，領着我們的弟兄打游擊，他先摸到了橋。橋上沒有敵人的哨兵

，在橋邊房子裏，他看見四個敵人在打牌，五個鬼子後面出神的望着，他只帶有兩個手榴彈，怕幹不了，於是又爬回橋邊，向同來的弟兄又拿了兩個，他將四個木柄用帶子紮在一道，拉去了蓋子，看準了鬼子：

『媽的，來個槓後開花吧！』

火花耀了一下，什麼也沒有了。等大隊回來的時候，才聽到零落的槍聲，似乎在慰送行人！

（十一） 小樓風雨話宣城

快到正午的時候，我們這一小队人，還在盤曲的山徑中鑽趕着路程。初秋的太阳是那麽炙人。從叢竹雜草中，透出蒸鬱窒息的熱氣。樹頭一點也不動，牲口流着汗。

小嶺的那邊聳立着前山，敵人盤據在上面，做好堅固的工事。駁壳一子彈都登了腔，我們沿着千百年來無量數人們所曾經路過了的古道前進。炮聲震盪了遠近。隨踏就是爆炸的尾音。前面嶺上冒着白色的煙柱，三個巨大響聲之後，空氣又歸甯靜。

『鬼子又在消愁解悶了。』我們，笑着，說着，走着。

西北角山頭上飄漾着灰暗的浮雲，風起了，塵土在古道上打旋，山雨欲來。

雷聲催下錢大的雨點，打着行人的帽沿，我們已走進了丁山橋一間僅存的小樓休息。在這裏，遇到朱志席旅長，他帶了十幾個官佐和士兵，纔從前面山頭上視察陣地回來。剛才的炮聲，鬼子是在歡迎他。我們談了許多抗戰問題，在談起最前綫人民抗敵情緒到處在高漲的時候，他那四川語調，激越而短促。他告訴我宣城民衆抗敵的幾件小故事，雖然，我們在一個短促的時期內，又各奔東西，可是這個印象已深深印在我的腦中。

他曾經用堅定的口吻吐出了這樣的話：

『宣城老百姓的抗敵情緒，濃極了，他們一見了敵人，就忘記了自己的生死，他們到處幫助國軍，殲滅敵人！』

『這次，當我們未曾拿下孫家埠之前，在一個夜晚，有七百多個老百姓，穿進敵人三角據點裏面，將公路完全毀壞了。』

『有八個老百姓，在敵人那邊，偷來一尊鋼炮，抬送到我們軍隊的營部那裏。』

『一個老百姓，有一次摸進敵人的坦克車裏，拿到一只皮箱，他滿以爲是一箱鈔票，等到提回家一看，原來是滿箱的軍用地圖，於是他送到縣長那裏……』

雨從窗外伸了進來，舐溼了我的肩背，我們進了一點麵食，彼此祝了福，又復踏進煙雨深處。

（十二） 兩訪仙人

「鐵人」這是敵人送給溧陽民衆的尊號，無疑的，是在鬼子受過教訓之後的事。溧陽人領着國軍打前綫是事實，僅僅一把大刀，就跑去和敵人的槍去鬥爭，也是事實。

一個竊賊，在離仙人山不遠的一個村子裏被捉住了，他是在偷陳姓兩件短衫。陳君和聲的對他說：

『朋友！你偷這點東西有什麼意思？有這樣的本事，何不去偷鬼子的槍呢？一枝槍要值三五十，去罷！我不爲難你。』

小偷很受激動的去了，第二天夜晚，他已繞到仙人山後，從茅草裏爬了上去。一個哨兵站在山嘴上，他伏着，望着，哨兵一點也不動，石子投去，依舊是沈默的立着。他想起膠皮人的故事他放胆爬近了他，果然給他料到了。在膠皮人的肩頭，有一枝槍，使他失望的，槍——不是真的。他向上繼續的爬，在敵人門口，又發現一個哨兵，他又伏着，哨兵

也是一動不動的立着，他想，『這不會是假的了。』他爬到屋後，想去挖壁洞，挖了一會，不放心，又看看哨兵；依舊不動，他挨近了他，被他發現了，也是一個膠皮人。他摸摸槍，却是真槍，慢慢解了下來，大門是開着的，鬼子酣睡在裏面。他聽了一聽，知道是不礙的，又輕輕解下膠皮人的彈袋。他回到村裏，找到陳先生，希望得一筆款子。陳先生檢查出彈袋是空的，對他說明，槍沒有子彈，等於魚失了水，是不值錢的；他於是決心再去。

過了一天，他又爬到山上了，鬼子依舊酣睡。他挖着土牆，想打個壁洞，可是留下最薄的一層，他不能再挖了，要是泥土落了下來，或會驚醒敵人。他掏了一個小洞，看見敵人沿牆睡着，槍枕在頭下，機關槍對門高高架起。他用起聲東擊西的老辦法，他揀了一塊石子，對準機關槍打去，鬼子驚起了，在咆哮地叫，拖着鎗都跑出屋外，留了兩個守着機關鎗，亂鎗鳴了一陣，沒有動靜，守機關槍的站在門口去張望，他擠破了壁，拉了一箱子彈，躲進後山茅草窠中。鬼子不知虛實，不敢出追，整整警戒了一夜。第二天，彈箱背到村裏來，大家請他大吃一頓，鎗已握在站崗弟兄的手裏。

x

x

x

一到了晚間，溧陽民衆，就要打算回到被敵人佔領的村裏去，拿點東西。因為敵人夜

間，是要躲進屋裏睡覺的，初十頭邊的月亮，已在偏西了，道仁渡的村民帶了兩條槍，掩護幾個同村的人，向自己的村子走去。在大樹後面，他們發現一個敵人在走動在搜索。「拍！」一槍，黑影倒了下去。另外一個徒手的人，把槍搶了去，於是發生爭執。結果，當中一個，頭皮砍破了，他們還在爭奪着。這不算希奇的，因為他們愛敵人的槍，勝於生命，敵人的鎗，打出來，一聽就可以辨別：是雙響，不是單響，打起來坐勁小，容易瞄準，他們太愛好了，他們常常摸到警戒綫裏面，將放哨的鬼子劈死，拿回他們所愛好的東西。

（十三） 獸蹄下的廣德

提起廣德，便聯想到太平天國時三進三出的血戰。牠的雄姿，正是「一片孤城萬仞山」。牠的形勢，北通宣興溧陽，南達徽州景德，東去吳興長興，西連郎溪宣城，是一個幾省的交通樞紐；最近公路鐵道，又交錯的從這兒通過。在城的西邊，還有空軍機場。我們固守此地：可以窺浙，可以援蘇，可以收宣蕪，截大江，可以保皖南，屏江西，大概是個軍事上極重要的地點了。

當我們打甯國城裏穿過時，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那些世世代代，潛伏在這山國裏，和

平的人們，做夢也不知道會有這一天——他們的一切財產，房屋，都給東洋野獸吞噬了。現在全城可說已成一片焦土。

廣德城，或者有甯國的兩倍大小吧！淪陷在敵人手裏，已經兩次。在前更經那些空中流氓，密密地轟炸過；在後，又經退走的敵人，焚燒一次。現在，什麼大十字街，小十字街，若不是街石留下一點標誌，那簡直尋找不到了。蓬蒿遮沒了行人，半截古塔，聳立在參差斷壁的東邊。血色的榜書，很驚心的送到我們眼裏：

『兄弟們！不要放鬆對日本鬼子的攻擊！』

『起來！撲滅殺人放火的日本強盜！』

『打倒使我們家破人亡的日本軍閥！』

『齊心抗戰，殺退日軍，保衛祖國！』

.....

在縣政府廢址前面，一座僅有的青鋼的鐘，還完整着，這或是敵人故意留下，要我們警醒國人的吧！

十一月二十六日，敵軍第一次進城，我們受傷而未及退出的弟兄，被釘在城門外，戴

着帽子，裹着臂章，被偽裝門衛，經過一夜，還有人聽到喊聲。

在城裏被擄了五十多個婦人，在縣府後院躺着八個裸體的女屍，是用木椿從下體釘在泥土裏的；在另一個祠堂內，同樣死了四十幾個；有些是刺刀戳死的，有些是用竹片塞進了下體。就我們所聽到，像這樣死的，還不止廣德一處，在宜興張渚，那些沒有理性動物，曾經將幾十個老年婦女，用鐵絲連穿了手掌，拖到南關，用火燒殺了；並且還將一個老婦人，戳死在木桿尖端，豎在半空，當做一種玩意。在溧陽，敵人捉了二十幾個婦女，一絲不掛的，在仙人山的山窟裏強迫她們跳舞，供其輪流淫樂。——這真是一種難忘的恥辱啊！這不光昰廣德人的事，也不光是溧陽人的事，中國的女性，有一個受了敵人的侮辱，那我們所有的黃帝子孫，都應當蒙着洗滌不了的污垢。『不斬樓蘭誓不還，』還讓這班淫棍苟活，正是我們卸不脫的責任。

（十四）小小轟炸南京人兇的醜態

有一次在南京天空惡戰，一架三菱三個頭的精品，落荒逃到廣德上空，又經我空中勇士給了一次嚴重教訓，於是尾巴上升了火，在空中打了幾旋，向着東方行了告別禮之後，

躺在第五區一個小岡上，機上六個富士山的保護者，打着降落傘如羣鶯亂飛的飄下，區長率領民衆帶着武器前來搜索，捉住了腿部射穿的一個，那五個都爬到山林叢密深處，於是幾十里附近居民，都把守隘口，等待他們。

第二天中午，他們走進山回中一個姓余的老百姓家裏，拿出了手錶，拿出了戒子，打手勢要換點東西吃吃。余某想起了炸毀了廣德不設防城市的是他，用機槍掃射我無辜市民的也是他們，他不但要他們的錢，還要他們的一切，可是他威脅到這就。走單身，敵不了他們五個，並且他們都帶着精利的短槍，於是他回報了一個手勢，他還是沒有飯吃，山下人家有。他們就請他帶路，他又指着他們的衣服，做下山下人看見了這這兩人的樣子，教他們脫下。他們都依從脫了下來，但是他又搖着手，不行，他指着他們的衣服，老百姓見了會報告的，要他們拿下包在衣服裏，並且自己脫下衣服，做這包裏的樣子，這些東方的勇士都遵辦了。將他們的準備射殺中國人的手槍，他們皮製的空氣標識的外套，紋皮的發光的靴子，都包裹在一層包袱裏。他們赤着拖慣木屐的脚，不得不在嶙峋的石塊上走動了，四個在前，一個負着包袱在後，余某領着路，在靠近山麓的時候，他落到第五個人的後面，猛然的奪了包袱，跑到深林裏面。這些落了魄的人們，也追了回去，可是迷在竹窠內，

又不敢露面。

霜風披寒葉，他們蜷縮做一團，很想得點溫暖的食物，可是他們已深深感到：中國人的糧食，是不會供給屠殺他們的敵人的。中國廣大的羣衆，已從長期睡眠中醒了過來。繁星在寒空閃爍，嚴重的教訓，已使他瞭解到扶桑參謀部裏軍閥要想伸長了臂膊，下天邊的明月，已是癡人的迷夢。

他們終於次日清晨，一個個爬了出來，跪在我八百多持着刀矛，通夜守候路口的羣衆前面，巍巍地舉起兩手——這個禮節，是他們在臨出發之前，對着天皇宣誓的時候用過的。他們的一個隊長，名叫岡本。

(十五) 鐵瘋子邢璧貴

談到鐵瘋子邢璧貴，三十六把刀，殺退三百多個「豆腐鬼子」的事，真是一個奇蹟。說來類似一個不可置信的謊，但是又有鐵的事實擺在那裏，證明那不是一個謊。

邢璧貴是在本年三月水碧橋一役陣亡的。他原是高淳第一區村民，年四十三。十九年前，離家外出，先在宣城一個農家做長工，後來過江入五台學道，學會了拳術，醫術及刀

槍符咒。去年才回鄉，爲人醫病，不取錢。今年敵陷高淳，到處擄殺。三月初，乃到第二區北渡，組織民衆自衛隊，傳授刀鎗祕訣。開始不過才十二天，隨他學習的，僅三十六人：當中有兩個十二歲的孩子，一個十四歲，三個十五歲。

三月二十四那天傍午時分，三百多個敵人，由宣城之狸頭橋，開到水陽，企圖向高淳進擾，倉皇失措的老弱婦孺，如梭一般在田壟中交織着。

『時候是緊急了。我們要保鄉保國，我們抵上去，試試我新打的鋼刀！』

邢隊長召集他的學生，如此簡捷的說。他穿着玄色的僧人短襖，結子梳在頭頂，如花生苗那麽繁密不清的鬚鬚，貼在他緊張的臉上。三十六把木柄大刀，在大陽底下閃耀，孩子們夾在中間；他們向水陽迎了過去，灰塵從他們脚下滾滾地飛起。

水碧橋上架着敵人的機關槍，三個鬼子在放着，有幾匹馬繫在街頭樹上，角聲在遠處張揚着，他們掩蔽在隄壩後面。

邢璧貴替各人披上一道心理的，催眠似的『法』，他們都在堅信着：鐵彈不能穿過他們法衣。

師父這樣的說：

『我同陳榮貴王昌榮衝上橋去，如其得了手，你們就跟上來；不行的話，你們就退開。』

事情是有點不可思議；機關槍是白響了，他們已站在橋頂。機關槍被踢倒，兩個鬼頭滾落在河心裏；於是一條活的龍，在暴風雨中舒起鱗甲。我們兩個十二歲的小英雄，也居然爲了民族，在鬼子窩裏揮起白刃來了。

街心躺着五個被劈開腦袋的人，無恥的血，從佩着紅日標幟的呢服中流出，污染街石。鬼子亂逃，鑽進民房裏，他們殺出街頭，人數還是三十六。

他們又轉去，機關槍在一家屋裏射了出來，他們向着槍聲衝去，二十幾個鬼子躲在機關槍後打抖。鬼子用鎗身橫在頭上抵擋着劈來的刀，可是第二把已從他胸口拗了進去。砍倒十來個，鬼子又逃奔了，他們追趕着。手榴彈到處在街頭石上爆炸。小鋼炮，在人家的屋裏打出來，有六七個在街上逃奔的鬼子，陪着我們八九個民族英雄，一同犧牲了。

那裏有槍聲，他們就衝到那裏去，鬼子有爬上屋頂，有跳到河裏的，他們在街上來往了六次，搜索着鬼子。在一個小巷裏，衝出幾十個鬼子，截斷了他們。

『師父救我！師父救我！』十二歲的鳳起生——十四歲的徐玉仔兩個「小哪吒」向着

他們的太乙真人求救了。——他們被敵人攔住，邢璧貴返轉了身，砍着敵人，力用的太猛，刀柄在鬼子的鎗身上折斷了，他於是一手夾着一個徒兒後退，機關槍，手榴彈都集中着掃射，他們就在此時成了仁。

大家退到橋北，還剩十九人。孩子徐金保被敵人擄去，敵人問他：『像這樣的「鐵瘋子」，高淳有多少？』

『有幾千幾萬。』孩子這樣的回報。敵人燉好的鷄汁，也沒有來得及嘗，隨時將隊伍開走，聞首先佔據洪林橋的，就是他們。

徐金保由宣城被帶到蕪湖，做了鬼子三個月勤務，六月十八才逃回來。在獅子樹，我見到了他們，約他們在城裏攝了一張照片。他們當中有一柄缺口的大刀，還佔着蕪湖四厘血，據說：『可以避邪氣。』

自此之後，靠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刀劍，來保家衛國，已成了江南民衆普遍的信條。在高淳溧水，有整千整萬的婦女小孩，都加入組織，爲自衛之一員。他們早晚在盼望首都光復，也早晚在等候着敵人。

(十六) 獵戶清心

三隻雄糾糾的太陽牌獵狗，跑進離溧陽五六里的一個叫做中村的莊園裏，他們擄到了兩個年輕婦女，兩個鬼子嘻嘻地繼續走向隣村去遊獵了。

留下的一個，則強迫着他的捕獲物，走向村的盡頭。她們在啜泣着，村上居民都一聲不響的望着，因為村落的附近地帶，都給敵人佔領了，他們只得屈辱地忍耐着。離村不遠有一條河，河上的小橋，先前早已自動拆毀了。當他們到了河邊，女人的擄掠者，立刻發出命令，要車水的農人將槽筒搭來當做臨時的橋梁，於是他們在那上邊通過。讓年紀較大的女人走在前面，她憂鬱地凝視着那食宿了多年的房屋，屋後婆婆的古樹，接着她俯視每天要接近幾次的水邊，她終於領悟到：世界上還有比她生命更重要更寶貴的東西，於是她跳進水裏。

由於出乎意料的擺動，於是一齊都滾落河裏，農夫們救起了我們的姊妹，同時緊壓着那天皇驕子的後腿，不讓他起來。婦人的丈夫從田中趕來了，僅僅是一鋤頭啊，這個富士山下的流氓，就此結束了生命！據說把他沈在水底時，還花費了我們一塊條石。這雖比不上西江水，然而總可以淨一淨了。

第二天早晨，刺刀又在村邊閃晃了，敵人要尋回伴侶，在近隣十五個村上捉去十五個

壯丁，要他們交出兇手，不然的話，一律處死，十五個村落通同燒掉。一、二天過去了，兇手仍沒有着落，但是結果中村終變成灰燼了。

(十七) 中隊長張錫林

太湖多匪。自然，湖濱一帶的繁華市鎮，是他理想倉庫；可是湖汊四週附近，他們每不敢下手，原因很簡單，是爲了陳家濱有張錫林所訓練的保衛團。土匪來了，他們就打，毫不懼怯，毫不姑息；這些山中寨主，只好到旁的地方去「替天行道」，不在此地打主意了。有好多年，張錫林幾乎成了宜興東南一帶的安全保障者。

去年十一月底，寇陷宜溧，張錫林首先發動，召集壯丁，成立民衆義勇隊，保衛家鄉。當時環境需要：「力量集中」，「指揮統一」，他爲適應這種需要起見，乃歸附謝部爲中隊長。

他遇到敵人就幹，不懂得什麼叫做逃避；所以他常常以少勝多。他曾率領過遊擊隊，帶着民衆，將京杭國道由宜至溧的橋樑，盡行破壞。

有一次，他們伏在已經燒燬的大洋橋下面，一百個多鬼子被邀擊了，結果，他們得了

兩枝鎗，一匹受了傷的洋馬，並且看見被拖走的鬼子，有二十來個。

儲南強做了宜興縣長，將他調歸縣府指揮，因了和橋農民倉庫的很多穀子，怕會散失，他被派去保管，并維持市面治安。他的一隊子弟兵開去了，有一排人光景，這當然是游擊隊所不樂意的，在第二天游擊隊中隊長石一峯包圍了他，要繳他的鎗。

『自家人是不和自家人打的。鎗，你們拿去好了』。張錫林是抱了更大的見解的。大約是黃昏時候吧，有人報說：『敵人的大隊朝和橋這方向來了』。游擊隊先撤退了，滿街在混亂中。

張錫林要上去抵抗，可是他空看兩手。那個時候有一個老百姓奔來告訴：『張隊長！石一峯走了，他留了些鎗在空棺材裏』。

事情是迫促了，他們跟了去取鎗。但是僅贖七桿。張錫林於是選了六個射手，帶着一個領路的孩子，埋伏在隘口守候。

敵人衝過來了，看不見一個人，也聽不到一聲鎗響，正在遲疑，放着機關槍，在恐嚇着。

這真是如神話一般在傳說着：

「張錫林七個人，一排槍，打倒敵人十三個」，敵人就這樣向後轉了。突然的，一個新的念頭，衝動了他，——也可說是一個雄心——他前進，他追擊，他想一鼓攻克漕橋。

夜色沉沉，春寒正在襲人，他們還空着肚皮。

追逐已近五里，閘口村裏，一點火既都看不到，敵人似乎退了，他們衝出了小林穿過麥壠向村口湧進。在某家民屋裏，打出了機關槍彈，我們的民族奮鬥者，就在此時盡了他最大的天職。

張錫林的屍體，由他的弟兄奪回了，民衆哀念着他，爲他開着盛大的會，到處聽到悲嘆的聲息。現在大家都還牢牢地記着：二月廿三日，是這位民族英雄的忌辰。

（十八） 保險膏藥

在無錫蘇州一帶，沒有逃出的婦女，大半是平時靠着賣淫來維持生活的煙花中人，可是被淫獸捉着了，正中下懷。聽說駐紮這一帶的鬼子，多半生了惡瘡，現在我淪陷區裏的婦女，不得已非外出不可的，往往在頭旁或臉上貼膏藥，或塗一點紅水，鬼子見了，只是搖手，不敢近邊，大約是受過某種教訓了。

(十九) 松山寺的呼聲

松山寺是離溧陽橫澗不遠的一座古刹，週遭都是峻嶺，虬松偃蹇，竹箭怒發，清泉在淙淙鳴響。裏面有我們二十幾位重傷的武士在休養，敵人因為要消滅我們困在山裏的一營武士，從宜興廣德溧陽郎溪等縣，四面包抄過來。

松山寺是給敵人佔領了，我們的受傷兄弟，仍躺在裏面。兩小時後，我們弟兄的手脚，一付付給斷了下來，用鐵穿掛在牆上，然後週圍燃燒了殘酷的火，熊熊地赤焰，將古刹吞沒了。我們的弟兄，在迷漫的煙霧中，還大聲在呼叫；

『殺盡日本強盜！打倒日本……』

這種呼聲，現在已深深的普遍打入江南民衆的心底，人人都在磨刀殺賊，捍衛祖國。

(二十) 毒針

一天，一個淪陷在敵區裏的保長，跑過了警戒綫，到我們××團部裏來報告：

『長官！我是××保長，敵人強迫我來做偵探的，將我的家小收了，在我的臂膀上打了一針。他們說：「三天不回去，毒發就要死的。」並且將我的家小統統殺掉。在我是逼

着不能不來，又不能不回去，我更不能做漢奸，滅亡我們中國，所以特地來報告的』。

在團長溫語慰藉之後，他帶了許多的假消息，去告訴要屠殺我們的人了。人心是這樣的，中國人終久是中國人，那些瘋狂者費盡心機，只落得一個癡人難以自慰的夢。

在溧陽，米只四塊多錢一担，聽說在浙江敵人所佔領的區域裏，要貴到十八九元，而且每家須按人口多寡購買。一個從敵區裏逃出來的同志說：給敵人打過毒針的人買米，祇要十元一担；這種針或者就是絕後針吧！當心！蠢奴在用物質誘惑我們！

（二十一） 鄉長陳厚之兄弟

沈箕裏的民衆，在鄉長陳厚之領導之下，打退敵人，已經不是一次、每次都給敵人一個相當的教訓。他們所賴以自保的：並不單靠由隣近村落中所集攏來的三十幾支來復槍，也不在兩三百柄刀矛，他們有種確信：確信他們的勇氣，可以克服一切兇橫暴戾。就憑了這個，守着他們的田廬，保護他們的老弱。

小金山上的炮，打了過來，他們頭也不抬的在田裏插着禾，茶店裏聚着許多談笑的人，水塘邊擠滿了洗衣淘米的婦孺，一切如平日。

六月八日那天清早，敵人八百多個，分三路向沈箕里抄來，每路有兩門鋼炮，機關槍若干挺，漸逼漸近。

在濃密的機槍，大砲，嘈雜的來復槍底交響中，各村的人聲，狂亂的四面鳴警。自衛團分頭埋伏在路口，三百多個胸口裏繫紅帶的，提著明晃晃的刀子，如潮水般的向着槍響的所在衝去。他們當中，有壯丁，有孩子，有婦女。

兩百多敵人守着塹口橋的那邊，不敢過來，我們的前衛，只有三十幾把刀矛和四條老槍。

『我們老是守着，不是辦法，兄弟們，殺過去吧！』領隊夏高華這樣的發出了命令。頃刻之間，我們的矛子，在敵人的隊伍裏閃動了起來，九個東洋流氓，在哦七的叫聲下，做了刀頭鬼；可是鋼炮，機槍底密射，夏高華以下五人，也做了為民族生存而奮鬥的犧牲者。

敵人攔斷了我壯士的歸路，衝過了橋西。向着沈箕里攻擊了。鄉長陳厚之帶着他三個弟兄，帶着他掄刀殺賊的妻子，帶着他村上的壯丁，苦守着田埂，指揮抵抗三面來攻的敵人，他們在東西南北巡視着，鼓勵着。敵人衝上來，他們也衝了上去，混殺在一起。敵人

退，他們也退，他一手殺了六個敵人。

五個鐘頭支持過去了，盼望的援隊，終沒有來，陳鄉長陣亡了兩個兄弟。

敵人，越包越緊；砲越打越密。退路快被敵人切斷，陳厚之領着兄弟妻子二十來人，又衝了上去。一面招呼守村的人，趁他們衝殺的時候，退了出去。殺聲驚寒敵膽，血刃又在敵人頭上揮動了起來，又有幾個鬼子被砍倒了，敵人讓開了路，他們又殺了進去。守村的人，退出去了，厚之兄弟兩個，則一去不返！他的老婆潑了兩道水，才逃到一人包圍綫外。

千百條火蛇，吞噬着遠近的村落，敵人在煙霧瀰漫中退去，帶回苦笑的勝利。

此役，敵人死三十餘人，太和等鄉死陳厚之信之裕之福之兄弟以下十八人，傷二十二
人。

厚之兄弟計六人，長足跛，叔病目，參戰者四人、都殉難，妻幸生還。

在往昔以一身殉社稷者，已足以矜後昆，式來葉；今對厚之兄弟，殉鄉殉國事，除熱淚交流外，吾莫能名焉。祇覺其嗚咽咤叱之音，逐敵拗刃之態，愛鄉愛國之情。公而忘私之義，永遠的活躍在人們的眼前罷了。——這是一朵朵不滅的民族火花。

節錄××××總指揮部本年六月十二日參字第三號通令：

「案據暫編第×支隊司令××報稱：本月八日上沛埠之役，溧陽第五區太和鄉鄉長陳厚之，親率該鄉民團四十餘人，參加抗戰，奮勇衝鋒計三次之多。該鄉長一手連殺敵人六名，終以孤軍深入，致被敵生擒。該鄉長弟兄四人聞訊，一齊衝殺重圍，無一生還，其奮勇抗敵之精神，實令人欽佩！第情，據此，查強寇壓境，惟賴軍民一致奮起，共殲頑敵。陳鄉長一門豪俠，烈義可風，除專案報請上級獎卹外，合亟令仰各該縣長傳諭所屬知照，并對陳君等爲國捐軀之忠烈，表示哀悼，此令。」

（二十一）兩個抗日和尚

（一）恆海

我們走到甯國的時候，聽說江南有個恆海和尚，領了幾百個徒子法孫在抗敵，這消息很使我感動。當然和尚不是爲國爲身，亦不爲名爲利，在京滬淪陷，江南無主時會，能出而捨身爲國，無疑的，是個民族英雄，那不令人景慕！

和尚是宜興龍池山澄光寺退居僧，他是一個軍人出身，爲人豪健而淵博，在江南佛教

會中很有地位。他研究過法文，尤其對國音字母及世界語，有深切的心得，他提倡造林，創辦僧侶學校，遠近都推崇他。

當三省邊區游擊司令謝昇標，初來江南的時候，他濟以餉糈，他爲之招徠民團，整頓部伍。籌劃給養，聲勢驟振，指揮游擊，神出鬼沒，敵虜望而却步。後來謝部移駐溧陽高淳一帶，人事漸雜，紀律亦弛，參謀長占聚民，副司令吳實垣，斂聚民財，爲所欲爲，將救民水火的精神，變成水深火熱，這是非他始料所及的。

今年三月間，田文龍率部駐太湖馬蹟山，器械精良，惜士卒飄悍無法。「大敵當前，游擊部隊應統一指揮，合力圖存」，這是和尚的信條，於是他親自上山，想法說服他，乃至一去不復返！

有人說：「因了某種誤會，和尚被田文龍戕害了」。有人說：「和尚於日機飛炸馬蹟山田部時，同被炸死了」：有人說：「和尚對於游擊隊墮心，又隱避起來了。無論是那種說法，是民族抗戰中一個重大損失，却毫無疑義。

八月九日與邵南驥縣長，親入龍池，去訪問和尚事跡，在自安上人處，得到和尚照片一幀，傳一篇，抗戰墨跡一紙。

恆海老和尚小傳（摘錄漢口正信週刊一乘和尚所撰原文）。

恆海和尚，龍池山澄光寺之退隱也，祖籍河北涑水閻氏子，父某，宦京師，於光緒十四年於官邸，庚子之亂，師全家被難，頓失依怙，隻身雜亂軍中逃出，飲泣數百里，依其姑。師年雖幼，岐嶷異當兒，便立志向學，旋攷入保定軍官學校肄業，卒業後，入某軍部任職，屢有建樹，民國三四年間，已膺要職，是時項城倒行逆施日甚，師遂飄然遠引，入江蘇宜興寂照寺出家，後住磬山外景，聽月霞老法師講法華經，淵然深入經藏，終日禪誦而外，緘默不與人交一語，如是者近三年。八月，掩關庾嶺一小庵，一主一伴，蔬菹粗糲，僅堪糊口，關房除一衲襖，一蒲團而外，別無長物，人不堪其苦者，師則怡然居之。十年，龍池悟深老和尚慕名詣庵，叩關請出，師既感悟老之虔忱，復以龍池乃幻有祖師之古道場，遂勉任監院，十三年悟老引退，師乃主持澄光。十七年春，龍池佛學研究社產生，師任社長。十八年冬，乘就學山上，見師僅着單衣芒鞋，不冠不襪，晝夜趺念佛，室僅置一禪椅，無間寒暑，始悉師戒行精嚴，道念誠篤，非常人望其項背。師嘗一度至滬習世界語，每曰：「有志宏揚佛法於今後之世界，則世界語不可不學」。以故龍池學社，盛極一時，儼然一佛家中級學校也。師律已雖嚴，而待人接物，極寬厚和藹，其於學生，慈愛體

卹，若慈母之於獨子，故學生亦敬之若至親焉。乘親近日少，且愧不文，謹述崖略如是，詳敘請俟諸異日！

(二) 惟蓮

惟蓮和尚，是宜興南社某廟裏的住持，是一個剛強爽直的人，行徑頗像魯智深。他精拳棒深研刀會符術，那一帶人，跟他學習的很多，並且組織小刀會，保衛鄉里。敵人在江南到處燒殺，於是領着徒衆五十多個，組織自衛團，防敵侵擾。後來受了恆海的招致。和尚居然中隊長了。他在陽渡和橋一帶，襲擊敵人十餘次，頗多斬殺。聽說敵人的燒殺隊，一看到胸口掛着黃口袋，手執鋼刀的朋友，就會沒命逃奔，抱着頸子，嗷嗷直叫。

本年二月中和尚攻溧陽，駐紮社頭鎮，帶了二十二個徒衆。敵人雖來侵犯了幾次，在他們橫衝直撞，喊殺連天的聲音裏，這些水老鼠，就會逃退的。

一天，一百多個敵人，從小路抄來，這時和尚還在茶店裏飲茶，敵人的手提機關已在咯咯地嚮了。

『殺盡「東洋小鬼」！』和尚睜着環眼，短髭如鋼錐，執着雪刃，率領徒衆，煙一般的衝進敵人的隊伍裏了。

這一仗，殺斃敵人三十多個，我們死了八九名，可惜和尚也在此時陣亡了，但是，敵人還是被打退的。

和尚以短刀敵長槍，以肉身當鋼彈，認清敵我，漠然死生，吁！亦人傑也哉！

明時，武進有個和尚，以殺倭身死，身落海中，民念其功，瘞袈裟而建塔其上，至今巍峨故處；茲在陽羨，一時得二，也可以輝映生光了。（此外長興等處，也有和尚出來磨刀殺賊，可惜法名與事實未悉，祇好暫缺，留待別人了。）

（二十三） 青天白日旗下的東洋冤鬼

某營在深溪嶺被困的在第十二天早晨，我們一個連長帶着弟兄，衝上了一個高山頭，擊斃了五十幾頭野獸，並奪獲太陽旗一面。「嗚嗚……嗚……」，十八面紅點標幟的傢伙，從雲端裏出現了，我們多智識的連長，退回原地，插起了戰利品。敵人仗着陸空合作的慣技，反攻了上來。•青天白日旗仍在高山頭上招展，日本飛行士一點也不失機會，將帶來爆炸性最好的禮物，儘情的投下！又正確，又不浪費的在拋擲。鬼子拉着青天白日旗在拚命的多，張大了嘴在拚命的叫，日本飛行士是不理會這個的，格外投的起勁，一口氣落了六十

多個，並且還報之以機槍掃射。事後我們的民衆看的很清楚，那些殘斷的屍骸，高頭洋馬背四個，騾子背兩個，共過了九十七馱。他們都很明白戕害他們的，都是他們國裏的弟兄所手製的精品，在我們飄搖的戰利品的週圍，又承日本飛行士的好意。更送給我們異外某某株式社會新裝的罐頭及子彈。

(二十四) 昭和勇士的手

有一次，敵人被我們襲擊，是在一個黑暗的夜裏，敵人被解決了兩百多個，一個個如鹽包枕木那樣橫落在街頭。因了槍聲那麼密集，中國健兒如潮水般的湧來，呼聲動天地，敵人是不能不回頭跑了。躺在地下的昭和勇士是沒法抬走了，他們沒有騾馬，沒有伏役，急促中，只好從每個屍身上斷下一隻滿生黃毛的短手，很謹慎的用招魂袋包裹了起來，上面寫着他們從小時由他們慈愛的父母所撫養大了的家鄉，也寫着他們愛好和平的遠祖所遺留給他們的姓氏，這些可怕的手啊！他們曾經握着血淋淋的鋼刀，屠戮過中國的老弱！他們會搶掠過我們的財物！牠們曾放火焚燒過我們的房子！現在是一包包送到滄海的那面去了，牠們或會去撫摩他們的孀妻愛子，牠們亦去敬禮敬禮雄心勃勃的天皇，但是却永遠摸不着牠們的心靈了。

(二十五) 敵屠朱巷小記

是今年二月間的事：四個鬼子灣到朱巷村，捉着一個十五歲的幼女就地強姦。女孩嘶叫的聲音，鑽進每一個人心底深處。

還有甚麼可以寬容的事呢？我們的村民朱維國帶領十來個青年人，拿起大刀，圍奔了去，登時殺死三名，逃走了一個。

次日朦朧，天王寺開了一百多獸軍，將朱巷村團團包圍，機關槍密集地射。逃出的人，不問老幼一概屠戮。他們衝到村裏，捉住壯丁四十多人，用火烤死，又在一處，包圍村民七十多，連小孩十餘名，用繩穿着肩骨，架機槍射殺，村中某家有樓屋，甚是牢固，三十幾個年輕婦女隱藏裏面，大門緊閉着，這些富士山下的屠戶，竟用柴草塞住門窗，縱火燒斃，事後，有多少青年的母親、不忍他們的孩子，在她們手裏活活燒死，將他們淹斃在水缸裏，與該村附近的百洋筆村，也遭同樣的慘劫。然後，四面放火，燒去房屋一千多間，死老少男女孩童三百多人，屍骸暴露了許久，才經人掩埋，辨不出張三李四。——這個戰跡，傳到東京，我想至少要來個賀電吧！

(二十六) 還我河山

高淳孔廟，據說建自明代，其偉俊，在江南第一。南京的夫子廟，望而却步，朝天宮，不能髣髴。殿高五丈餘，楠木柱，直徑四尺餘，椽如枕木而較寬，屋蓋黃軸捲筒瓦，二十里外，見叢青擁黃瘠，掩映湖面，頗爲高淳生色，相傳建築時，江南無是人選，覓自安徽和縣。敵人初陷高淳，見戟門高懸岳武穆遺書：「還我河山」放大匾額，因放火焚燬，楠木柱，初點火不着，更用木柴堆積柱基週圍，然後才能成燼。今則破瓦頽垣，古木參差而已。

「還我河山」。敵虜雖忌諱這個，但看我江南民氣，河山終久是要還我們的。這一個，不但我們知道，敵人也未嘗不曉得；不過燬壞我文化機關，是敵人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沒有這方匾額，敵人也是要付之一炬的。

敵人這類愚蠢舉止，必竟可憐！中國文化機關被焚完了，中國文化就燬滅了嗎？真是一個笑話。

(二十七) 同命鴛鴦

溧水雲立山君記了一段他所目擊的事給我，我見了很是心酸，想我全國同胞見了，也會髮指的，因錄於此：

『去臘，余攜眷小，至皖省邊境，當塗之湖陽村，本擬組織難民團，繼續西去。詎日寇猝至，到處縱火，楚歌四面，不得走脫，夜間，有日兵數人入村，該村人民，因居湖濱，家家有船，婦女多令乘舟避入湖內，初不料日兵亦乘汽船追遂也。有邢姓者，自架小舟載其妻及四五齡之幼孩入湖圖逃。日兵喝令停舟，該民不聽致遭射殺；於是寇乃圖姦其妻，幼孩堅持母裙，哭叫不放手，日兵厭煩，即將小孩刺死，該婦見夫子亡，亦縱身入水於死；是時，余避隔河蘆葦中，呼號之聲，余所親聞；死屍三具，是曾目見。』

（一八） 一個石臼湖畔的月夜

要不是閏七月，今天已經是中秋了。我們住在溧水石臼湖一個俞姓村落裏，召集了全縣黨政軍以及地方士紳，在開完了會的時候，搬了些竹牀木椅，圍坐在廣場上閑話。雲塊遮斷了明月，有時從樹梢頭，篩下些清影。秋虫在遠近唧唧不已，紅蓼白荻，已多掩沒在烟波裏。有時湖的那邊高空，輝耀着和黃昏星大小的照明彈，隱隱聽到炮聲，大家都在列

舉着戰爭中的聞見：有些令人興奮，有些令人感泣，有些是令我們終身，不，或者連我們的子孫，都不能忘却的事。因了內容那麼動人，不覺露溼衣衫，忘却了舟車勞頓。月已西斜，玉繩低轉，居停主人，又一再催寢，這才分頭散去，更就燭下，分記其涯略，蠟盡天亦曙。（其實列舉後面。）

（二一九）朱順六計賺四槍

日兵佔領溧水縣城時，日夜三五成羣，四出騷擾，強姦婦女。一天，有日兵四人帶匣槍四支，到洪藍埠附近吳照坤家，強令婦女陪其飲酒。其妻原係一土娼，徐娘半老，頗弄風情，漸混漸熟，甚至候在家時，日兵亦不顧忌，酒酣時，鬼子常將槍解放桌上，恣情調笑。村民胆大者，有時也來與敵兵逗搭，問問這種槍如何使法，鬼子居然拉開槍的子彈簧；給他們看，彈槽空着，沒上子彈。這樣消息傳到民衆學校校長朱順六耳裏，他與照坤商量，要打槍的主意。『槍是空的呢。你要帶條火來。』第二天下午，四個鬼子又來了，外面已落着濛濛的細雨。三支槍擱在貢台上，鬼子又在開懷了。朱順六戴着笠帽，披着蓑衣，一個十足鄉下人的模樣，打外面進來，婦女招呼着。鬼子正忙着輸送俏眼，和婦女們巧

笑貪歡，擎着巨杯牛飲。

兩支槍給吳照坤抱去了，朱順六拿起一柄槍，拉開扳機，子彈放進了彈槽，先將身上掛槍的鬼子打倒。三個鬼子回頭在摸槍，槍已不翼飛去，還沒有機會逃奔，就一個個歪在桌下了。婦女忙着剝去鬼子服裝符號，用木製的沐盆，一個個抬送到天生橋下，隨着中流盪漾。鬼子還在惺鬆着醉眼，睇眄傳情。

(三〇) 哀江南

讀了千百篇哀江南的詩詞歌賦，不如來江南實地走一遭。這次日人所製成的江南慘象，實非想像所能盡。黃巢之亂，無此殘酷；洪楊之役，無此普遍。

人民遭逢了幾多折磨：(一)散兵游勇，(二)盜賊蠶起。(三)日寇焚劫擄殺。(四)冒牌游擊隊伍之苛。 (五)水災，(六)病癘。

有錢者，幾經遷徙，幾遭洗劫，亦變成窮漢。出外無貸處，在家無積儲！小商人，小學教師，公務員役……不能擔擔，無道謀生，既不願作乞食兒，亦不願為匪人，日與饑腸磨戰而已。縱能小本經營，到處有搜腰的歹人，一担茅草，還有勒捐小吏。

屋宇都付秦火，千百人麕聚在破廟荒祠內，坐無蓆，臥無床，肩靠肩，背接背，倒臥在泥地上。落雨上漏，下亦溼。洗濯無具，清潔難言。

飛蚊成陣，障禦無從，一患瘡，則都瘡，一生瘡，則都瘡。

藥店燒了，醫生跑了，普通醫生可以診治的病，纏綿成不治之症。普通方單，可以吃好的藥，則又踏破鐵鞋無買處。

傳染病，是天天都有；死了，無處買棺木，埋掩，無力雇伕役；有多少，風吹日晒，擱置在荒坵！

風高，木葉脫，更將有千百萬人瑟瑟在西風裏！

(三二) 塘溝商人焚妻

去年敵陷當塗，鄉村裏得不到什麼消息，塘溝街上，還顯現着平靜無事的狀態。突然的一小隊日兵，衝到鎮裏，分頭在各家屋裏撲女入。商人楊某，正在櫃台內應付着門面，他年少的妻子，在門口被鬼子拖住了，扭向屋裏。伊用手拉住桌腿，大聲呼救，眼看着她丈夫。『不要緊！不要喊叫！你陪他去，將房門門好！』他坐在木凳上，扳着青銅似的

臉，發出命令一般的回答。她被糾纏到房裏去了，他目送着她，聽到房門上門的聲響。同時有多少婦人攙着孩子，壯丁背着老父，混亂的在店前逃奔，四處有嘈雜的人聲。他關起店門，如豹子一般，輕縱到後面，反扃起房門鐵扣。在廚房裏抱了一束茅草，一桶零售的煤油，傾倒在上面，他伸着打顫的手，他舉起了無情火。後扉，也給他反搭起來了，屋裏漲滿青煙，火頭爬上屋頂，鬼子在房裏嗚嗚，玉石俱焚了。

楊君現在已不知下落，他的家破了，他的人亡了，他爲國家殺死了一個敵人。古人說：『毒蛇螫手，壯士斷腕，』今於楊君見之。我欽其英勇，我嚮往其爲人。讀樂天長恨歌：『此恨綿綿無盡期』句，我亦悲其遭遇。

(二二) 孔夫子被疑作賊

我們收到溧水縣黨部的報告裏，有這麼一段記載，亦頗有趣，因錄之以饗衆：

「今年一月初，敵人離溧，開往南京，有鄉民二人，進城搶拾遺物，不料有少數敵人突回城。該鄉民倉皇失措，即避匿於夫子廟傍之陰溝內，繼見有四名敵人，荷槍進廟，越時，即另有一敵人徒手呼喚，繼而聞脚步聲過，伸首遙望，四敵人亦徒手隨去。該鄉民二

人，即進夫子廟內，闔無一人，惟有四支步槍，掛在壁上，竟挾持而去，即由院溝內，爬出城外，向北往施家場逸去。及四敵人回廟，不見槍支，疑及孔老夫子，乃將大成殿付之一炬云。」

(二二三) 冰池逐鴨

溧水地方司令王松泉，告訴我一些敵人殘暴的事，以「冰池逐鴨」爲代表，錄之如次：
(一)，去歲隆冬，敵在京杭路傍某村，擄我鄉民爲伏役，時池中有鴨數頭，乃令我村民下水捉之。人來則鴨已去，逼令返復追逐，以爲樂。村民體僵不能舉，乃令登岸，以火烘之，復令下水。鴨沒水中，其人亦須沒水以求之，不得，乃被槍斃五人。

(二)，敵在鄉村姦淫民間婦女，隨用刺刀殺死。遇老婦，即令其裸體以辱之。(在溧武京建兩公路爲最多。)

(三)，敵擄我民衆爲伏役，壯者令往前綫，老者則令負擔重量物件，不能勝任，即響以刺刀拳足；因此皆不能幸免於死。其最殘酷者，則用鐵絲貫我壯丁咽喉，或用刀零割其肉。

(四) 敵人所到之處，即組織燒殺隊。沿公路兩傍五七里路之村莊，多被其焚燬。有時我民衆事先躲避山上，敵人於放火後，預伏數人於村口，然後大隊退後。我民衆瞭見敵人已退，於是下山救火，敵乃乘時射擊，我犧牲者均赤手壯丁。敵在卡車上，對我民衆，輒用機槍掃射，遇害者頗多，甚至暴屍經月，無人敢爲掩埋。

(三四) 機件零星的事

(此爲溧水區長陳功禮所述)

(一) 去年敵軍在楊家莊蒲塘橋，縛我壯丁五人，用短刀殺去四人，留最後一個，刀在其頭邊磨了幾磨，踢之出去。此人雖生，其所受痛苦，或甚於死。同時焚居民五十餘戶。

(二) 去年日軍住夏家邊章順五家，夜間則歡然縱酒。我鄉民踰垣入，拿出步槍二十餘支，投塘中，次日，敵遍索不得，踉蹌去。村民於日軍退後，乃從塘中起出槍支，組織自衛團。

(三) 去年十一月二九日下午二時許，敵機九架，在溧水城中，投彈八九十枚，最

深之坑，一丈二尺餘。炸後，更投燒夷彈，又用機槍掃射。時城中無軍隊，我民衆死於非命者，今年二月間，由熊月輝等收拾殘骸共一千七百九十八具。此外尚有被火燒燬及在地下室爲磚瓦所掩，未能取出者，不在內。有一家二十餘口，只贖兩人云。

(四) 今年九月一日至三日，我民衆聞國軍召集，破壞公路，由洪藍埠至蒲塘橋雙牌店一帶，荷鋤參加者，五千餘人。天未明我民衆已退去，日軍趕至新橋，燒去六十一家。街上捉獲四人，將股肉割去，敲去門齒，用鐵絲穿鼻，從河西拖至河東，然後殺死。

(五) 敵區掛佩帶良民證，不能通行，每枚收一毛。耕牛須登記，每頭二角。

(六) 敵在洪藍埠商人，牽去一馬，謂係彼之軍用馬，並令交出管有該馬之日兵，結果，被敲去一千二百元。

(七) 去年冬月五日，黃德和之兄弟，率大刀隊二人，於袁巷南，遇敵前站兵三人，在茶亭休息。黃某衝去一刀，劈於敵人鋼盔上，火星碰裂，敵隨抱其腿不擇，隨來者，趕上一刀，將其砍死，餘二人亦斬敵一名，敵一人逃去，黃追之，乃徒手交搏，敵力強，爲摔倒，後爲敵拗起，敵即遠遁。得馬二，殺之掩埋；槍一，攜歸自衛。

(八) 孔鎮前胡村，因距公路較遠，難民麋集於此，亦了無自衛組織。一日，突來

日兵數名，擄婦女五人，勒令脫去衣褲，仰臥地上。其中一婦人，適值經期，謗謂其不潔，殺之。乃用竹竿，逐向裸女陰部敲擊，以爲樂。又執一年老婦人，令褻衣旁立觀看，於是相繼輪姦。中有二女姦後不能行動，寇去後，由其家人抬回，亦自縊死。

(九)，天王寺敵人，聞我溧水邊境駐有中央軍隊，於是濫發加農炮彈，計一百五十餘響，射程可三十餘里，僅死聾縫工一名。

(十)，敵軍在沙河附近，擄一行將臨盆孕婦，婦人指腹，勢將生產，寇掉頭不顧，逼令褻衣；婦不可，乃用刀在其腹前磨盪，婦堅拒，寇怒，剖其小腹而去。嬰孩之手，尙在裂口中攣動。家人抬回，婦死，子亦死。

(三十五) 葛村人殺敵

葛村是句容縣屬的一個村莊，人口向稱稠密，今春，突有敵軍六名光顧，婦人查氏，身懷法幣百餘元，風姿也楚楚動人。適巧和這些淫獸在門口打了一個頂面；於是一哄，都到了她的家裏，七手八腳，牽手的牽手，脫衣的脫衣，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候，她的丈夫，得到信息，在鄰家假了一把大刀，趕了回來，逢鬼便砍，鬼予正注意擺佈婦人，那知一口

氣被殺了三個，其餘的奪門逃去，又被村民槍擊斃一名，先時尚有敵兵二十多人，掩蔽在村外，聽了槍聲，隨時偷偷退去。第二日清晨，敵軍百餘，將村包圍放火，全村都成灰燼；并且牽怒到附近的武舉坊，西丁等村，概付焚如，村民被槍殺三十多人。一個老人被捉着，要他領路，尋被殺敵屍。刺刀在他膀上戳了一個洞，用麻繩穿起，牽着走，跑了幾處，沒有找到，又在老人腿上，戳了三下。最後在武舉坊池中尋獲，又燒幾家房屋，殺了幾個人，才悻悻而去。

(三十六) 長樂村民殺敵

長樂村，是高淳的大村，當地有「十里長樂」之稱，可見煙戶之繁。今年三月，突有日兵四人攜來婦女二人，入一楊姓家取樂。該村人民多被日兵糜爛，羣恨刺骨，覩此情形，共勸楊某回家周旋，如其有機可乘，大家都願協助。楊返家假作煙茶應酬，因用地方土語關照其妻及其他婦女，注意敵人身上，有無短槍，婦女們藉鬧笑的機會，在各人身上亂摸，回答道：「只有刀」。楊某得了一個機會出去了，傳出了正確的消息，村衆一擁而入，登時木棍打死了三個，有一個氣力較大的鬼子，逃出了。「不要讓鬼子逃脫！他會去報

告的！明天要是來復仇，大家遭殃！」衆人中有一個聲音是這樣喊叫着，於是在三里外一家田埂傍邊，鐵鎚砍斷了鬼子的腿，也遭同樣的待遇——分解了。第二天村上過着和平的生活，一點血珠子也沒有留贖。

（三十七） 傅氏兄弟

傅玉人兄弟七人，世居溧水，開設糟坊於馬家廟。糟坊在去年敵兵離境時被燒去。十二月七日，敵人已向南京過盡，他們兄弟三人，偷回去看看情形。剛跨進大門，就來了兩個日兵，到他家索酒吃。幸而家中尚有餘酒，他們就殺了鷄子，炒炒鷄蛋，殷勤招待。他們大模大樣的喝着酒，唱起軍歌，撕着鷄腿，相飽嚼。他們忘了高粱，不比麥酒；他們忘了中國人的東西，是要有代價的。他們想借酒澆愁，又忘却了『以酒澆愁之更愁』的詩句。他們對泣了起來。傅玉人的兄弟悄悄走來，這消一木槌兩個漏斗子都槌破了，他們償還了一支來復槍，一柄軍刀，聊當酒值。——據說：他們是大刀一的部隊。

（三十八） 獸子揮拳

某獸子，沒有問到他的姓名，是溧陽第六區高堯鄉民。他和一個鬼子，在山路中遭遇

了。鬼子向他招招手，要他跟着；他就隨在鬼子後面，槍在他眼前閃耀。

他很明瞭：在今日，殺敵人是我們第一要事。

他四面看了一下，鬼子只有一個，他緊緊地隨着。「徒手是敵不過槍的」，他暗自忖度。「總得要想個法子吧！」

皮靴踹在碎石上，發出沈滯的聲響，鬼子看着前路，吹着口哨。走過了小岡，坡下列着兩個通連的水塘，山風吹縐了水面，狗尾草在隨意低昂。驀地一躍，槍已握在馱子手裏，待到鬼子翻身來奪取的當口，那個玲瓏的利器已經沉下塘底了。彼此都空拳，於是民族的鬥爭開始了。本來就是個不中用的傢伙，又加上笨拙不靈的皮靴，沈重的彈囊，僅僅兩下罷，這九州粳米餵大了的細巧貨色，連哼聲都聽不到了。鋼盔滾在路邊打旋，血從嘴角裏流出，左眼突出額前，鬼子似乎還在留戀着他海外的家鄉。馱子提起他兩腿，扔到塘裏，飛花四濺。露在水面的鞋釘，在日頭下發着光，野草不停的搖擺，塘的那邊，矗立着還在冒煙的赤壁。

(三十九) 曹村殲敵會

去年十二月初，有日兵一隊，約百二三十人，出溧水境，經沙河，向曹村這邊來。村

裏適有過路的中央兵十七名，在那裏打尖吃飯。他們帶着十來支步槍，和一挺機關槍。老百姓送來警報，他們於是在村外選擇地形，將機關槍架好！各人都掩蔽起來。日本人作戰的慣例，每距一個城鎮二里的地方，就停止不前，將機槍大炮架好，先漫無標的地射放起來。（可以說是試探，也可說是威嚇）。如其沒有回響，再派幾個尖兵前去搜索。今天是個例外，搜索的人也沒派。年青的領隊軍官，騎着高頭紅馬，皮靴旁邊，拖着銀色的刀，兩手捧着望遠鏡，東西瞭視，挺着裝滿瞧不起中國人的肚皮，意態閒逸。隊伍拉得很長，太陽旗的後面，有若干輝耀的東西，在紛亂閃動着。槍聲響了，驚慌的青年軍官，想掉轉馬頭，在這狹隘的路上，真是一件難事。

後面一羣胆怯的傢伙，在四散奔避，槍口集中射擊，這不幸的軍官，從馬上栽進溝裏，隨着又死了兩個，傷了一個。等他們神志清醒了過來時，於是分三路向鬼子包抄，可是中央軍已去的很久。自然，這是皇軍的惟一信條，他們殺死老百姓十六個來出氣，他們更拉了民伕八人，抬着死傷的人，立時撤退到溧水城裏，又喝令我民衆站立一排，用刀一個個刺死。第二天在日本人所辦的一家新聞紙上，載着核桃大的字：「溧水專電：三日午後三時，皇軍與支那軍，於曹村附近，作遭遇戰，斃敵五百餘人，奪獲大炮六門，機關槍十

六挺，戰利品無算，俘敵軍官八人，我僅傷支隊長二等軍曹各一員』。

(四十一) 誓節渡一女子

木屐兒見到婦女，他們便失去了人性，當他們大隊在廣德城西衝進了誓節渡的時候，有兩個荷着槍負搜查附近村子的任務。在一座佈滿新篁小的山下面有三家茅草蓋的小屋，排列在澌澌山澗的旁邊，有盤曲偃蹇的古樹。鬼子發現目標了，原來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躲在大樹後身在張望，他們提起刺刀追逐起來，女子高聲的喊着，奔進她自己的屋內，她的臉已經青了，唇已白了，死人般的倒在房內，昭和勇士像獵狗樣的追了進來，沉重的鐵靴發出怕人的響聲，一個戴着鋼盔的頭，已經伸到屋內，鐵的帽延下睜着火般的獸眼，毫不遲疑的向房裏踏去，如一隻飢鷹，已經追逐到一個兔子，那是不輕易放鬆的。女孩的姐姐，由房中一個黑暗的角落裏穿到房門外面，用手肘支撐門楣，擋住了敵人的兇鋒。在一陣腳踢槍柄的毆擊與糾纏之後，她抵死屹然立着，敵人舉起明晃晃的刺刀來威嚇，她仰起亂髮鬚髻的腦袋，伸長着脖子，閉了眼，在等候着，沉默了一會，大約是理性克服了一切。敵人縮回了武器，大姆指在他拳頭上豎了起來，做出敬佩的樣子，然後拖着殺人的

傢伙，對站在門外正等得焦燥的那個，哼了幾句，轉到屋後去了。他們從豬欄裏拖出一條僅有的豬糞，在石上扔破了腦殼，拉着後腿，揚長的去。血塗滿經過的路上，半死的豬，仍發出尖銳的哀音來。

在當天夜裏，這三家草屋，依舊不能倖免，與前後數里內村落，罹着同樣的命運，給燒殺隊火化了。

七月廿八那天午後，我們從廣德到溧陽去的那條路上，曾打那裏走過。已經是黃昏的時候了，我們還得要再趕過二十里路纔能住歇，因此，不能留下作一有意義的訪問。僅由挑伕指點出方向；在暮雲蒼靄中，有幾堵赭色的斷垣，矗立在猗猗綠竹前面罷了。

（四十一） 大刀丁月彬

敵人污辱我們婦女的事跡，差不多俯拾即是，用不着多污我們的筆墨。在溧水，在句容，凡是遇到差皮鞋，或是西裝褲，或是長衫的人，更特意加以侮辱；不是無端打幾個耳光，就是替他們搬東西，或者喝令伏在地上，做肉板凳。有一次，在溧水城邊，曾騎在一位穿長衫的背上，令其爬了五丈多路——有時加以槍殺。民間的村屋，他們到了煩悶起來

，就放上一把火玩玩，路邊行人，也可以試試槍靶。——真是一羣野獸，是不能用理性去評判的。

憤懣，漲破我每一個民衆的心胸，我們除却以白刃相向，還有甚麼話可說呢？

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天王寺日軍四十名，開到張巷村駐紮，自然是照樣的，在侮辱我民衆。太極會教師丁月彬很受激動，他率領五個門徒，在小林裏集議着：

『兄弟們！這些雜種，又來了。還有甚麼好做嗎？我們不動手，他們會天天來的。管甚麼？宰他一個，抵一個！宰兩個賺一個。去！殺他媽的乾淨！』

站崗的鬼子，被砍死了，他們衝進村裏。

二十幾個鬼子包來了，機關槍谷谷地叫，他們不顧一切地衝殺着。一個鬼子逃進巷裏，月彬趕了進去，一刀搗倒了。那知石頭滑，用力猛，他自己也跌翻在巷裏，鬼子陸續地追來了，巷子窄，刀柄長，不能展手，我們的教師，爲民族流了他最後一滴血。三十分鐘過去了，我們生還者，祇二人，聞鬼子被破傷者，亦有五人云。

（四十一）飽餐戰馬

廣德一帶，純是山地，敵人賴以交通的，全靠那些魁梧的雜種洋馬。我們二十來個壯

了，被鬼子用繩拴了來，強迫着餵養牠們。事實是這樣，使我們房屋焚燬，血肉橫飛的若干殺人武器一批批全由牠們辛辛苦苦地馱來。

「這些高頭傢伙，每一隻所負重量，要抵中國兩個。還會繼續努力的，大量軍火，全倚賴在這些寬大的背上」。

我們一個餵馬的兄弟想着，在用手拍馬背。星光映着斷壁，遠處傳來尖厲的雷聲，炮又向城外黑暗的樹林打去，石基上坐着我們沈思的兄弟；最後他站了起來：

『好吧！讓牠們飽餐一頓吧！』

他這樣喃喃地說。

三天之後，這些阿拉伯的雜種，吃飽大米黃豆，又飲了多量的水，肚皮兩倍的漲起，終於伸直了腿，躺在異鄉了。據說：「掩埋在城外的，有三百多頭；另外有兩百多頭，是倒斃在歸途中的」。

（四十三） 死諸葛嚇走生仲達

敵人從廣德城裏，開駐飛機場的，約三百多人。日間分頭四出燒殺，遇到房屋就放火

，遇到老百姓就刺殺，一到夜裏，則蜷伏在工事圈內，加乳狗那般馴良，一動也不動。這種膽怯的破綻，是給我們的民衆覷透了；於是每天夜裏，他們都摸到場裏來，取點米與汽油回去。有時將他「從甜蜜的「歸鄉之夢」裏驚覺了，機關槍聲整夜在響。到了天明，什麼也沒有，鬍鬚又是一個夢。

他們常常在半夜中，互相驚擾了起來，瑟縮做一團，是因附近的樹林中，發出三兩響槍聲，於是小鋼炮沒有目標的隆隆地打，機關槍柄在不停的替換着搖，一直到東方發白。有一次，在一個雨夜裏，爆竹從許多空汽油箱內燃了起來，密集的聲浪，響澈機場的週圍，步槍在夾雜着。甯靜的夜，又給紛擾了。

『捉活的！捉活的！……』

這種可怕的叫號，穿過了林薄，驚碎了賊膽。真是笑話，這一大隊東方的武士，竟在精良器械掩護下，逃跑了。——只有天知道，我們民衆所有的，僅是十來枝舊式步槍，二十三個洋鐵筒，和百十柄刀子。

敵人存留的軍用品及汽油，都給下了火種。烈焰照明歸路，這些民族英雄，漸次在黑暗中消失了。至今人們還當一個喜劇在傳說：『這些不中用的傢伙。』有一個時期，他們

用來充飢的，是各種罐頭；在山凹中，蓋着羊毛軍毯；孩子們吃著台灣精製的潔白的糖，茅棚內用來照明的，是上等汽油，而不是捉菜油。

（四四） 悼鷄婆

我們從廣德到江蘇的途中，菜蔬當然很缺少，有時要買一兩個鷄蛋，也難如願。偶爾在一個茶棚中間起，女主人這樣的說：『鬼子經過這裏，那地方的鷄公鷄婆，都被搜乾淨了。沒有鷄婆，那裏會生鷄子呢？』

一個下頰拖着短鬚的茶客插着嘴：『先生！鬼子真可惡！燒了我們的房子，還不算；把我們鷄都吃了，豬都殺了，牛都宰了！我們不能回去種田，我們吃的沒有，耕的沒有，種的沒有，那個還去養鷄？』他說着，他在沈思，他想起了他的痛苦。

談起了鷄的故事，一個挑伕站在桌邊，拿着肩布揩着額頭上的汗：

『啊！先生！這些狗養的，會拉我們的鷄，我們也會打他一個半死。』大家都在瞧着他牙齒齧出面在搗動的嘴。

他擺着手，深凹的眼睛在看着我們，繼續着說：『有一天下午，在沈家渡那邊，有四

個鬼子，拿了八九隻雞，拖了兩隻豬，從路北頭來了。鷄子拚命的叫，被我們聽見了，看清了他們只有四個，我們的隊長楊光文，帶我們抄小路伏在草窠裏等着。「拍」！「拍」！兩排槍，打倒了一個。手上東西都丟了，三個鬼子抬着飛跑。不是他們大隊來了，那會一個也沒得回去。豬糞給我們抬到山裏，大吃了一頓；並且檢到一隻水壺，現在還掛在隊長腰裏。」

我們一個同志很幽默的說：「鷄公這樣的叫，恐是在爲枉死的鷄婆報赤壁吧！」

(四五) 偷彈的婦人

日本士兵，一到下午十點後，他們就會爬到床上去睡覺的，我們民衆，常從山岡上摸了回來，在他們的屋裏搬點米麥出去。

在廣德，有一個鄉村婦女，一天晚間爬到自家屋後，在窗洞中視見幾個鬼子在那裏酗酒，她在洞裏拿到一柄她所不會用過的洋傘。在屋後，她摸到了幾隻子彈箱，她知道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她拉起一箱，因爲力弱，箱子掉了來，發出了響聲，她抱着傘和箱子，滾到山溝裏。槍聲響了，可是那些勇士，吹滅了燈，黑夜裏，不敢離開屋子。在天亮之前，

她終於將箱子送到鄉長那裏；跌傷，用藥敷好，火樣的烈日下，她的傘在高張着，算是一種安慰吧！

在溧陽有許多民衆，當敵人站在屋頂上守衛的時候，他們會爬到屋底下取食物，一點沒有被發覺。在山下橋，有人拿着許多日本糖果和軍毯來賣，據說：「他到小金山上，（敵人據點）已拿過三次東西了，可惜他沒有傢伙，否則，要多少，就打死他們多少。」後來鬼子加意在防範，遍地拉起鐵絲網，上面繫着鈴子。一個響，接着都響。可是他也不再去了。

（四六） 記雙彈

六十師某營一個班長，乘着黑夜，帶了一班人，行到敵人一個據點近前，一個哨兵給我們摸着了，割下他裝滿了野蠻思想的腦袋。障礙物也給我們衝開了，敵人慌慌張張，從夢裏驚覺，正面兩挺機關槍咯咯響着，手溜彈兀地破壞不了牠。接着，左右兩面山腰的機槍，也搖起來了，火花織成了網膜。鬼子都鑽進機關槍的壕裏，我們的壯士已犧牲了六個。班長爬到機關槍洞口，登山祇有一條路，沒法衝去，也沒有機會思索，他從胸口解下兩

個拖着木柄的東西，揭開了蓋，一手緊握着一個，塞進了一座機槍洞口，轟的一聲，灰塵迷眼，十幾個握着槍管，正在地底下打戰的朋友，同我們壯士，倒在一起了。到了天亮，山頂冒著白烟，有人說：『鬼子是在舉行火葬的儀式。』

(四七) 放下屠刀

一個中州籍僑居在溧陽的史姓小商人，給鬼子捉去了，他們共有三人，攜有一頭民豬，回到道坂陸村一家空屋裏去處分，他們將槍倚在門口，尋了兩把刀，做手勢，要他把豬皮剝掉。

他不是屠戶，抓着整豬來剝皮，真是一件繁雜工作，於是就拿着豬棕，一塊塊將皮割去，一個鐘過去了，還沒什麼成效。兩個鬼子先將已削好的一塊，拿到對過人家廚房裏烹調去，他倆還在面對面的工作着。刀鈍了，鬼子拿起來在他頭頂上兩面盪盪，好像是鞋匠因了錐子不利，伸在髮裏磨刮一下。

「他遲早總是要殺我的，刀子老在我頭上揚，」我們的臨時屠戶在思索。「他只有一個，不如先下手為強。」

他抬起了身子，表示工作久了，要直一直腰，鬼子還低着頭選擇精肉在割。他再拿過刀來，表示還由他來割，這時，刀揚起來了電一般的劈進鬼子的腦殼，鬼子一聲不響的伏在盆裏，在飽啜着鮮味的湯了，他背着他們留下的槍，安然的送給我們守土的壯士。

（四八） 不死的心

在七月初旬，一個陰雨的午後，揚子江被重雲壓着，每個黃色的波濤，在怒吼着，向東方踏去。江的那邊，我們有一千多個勇士，正在要急於過江，肅清野獸，保衛江南。他們由××指揮着，率領了百多隻民船自××間隙偷渡。

江面已過了大半，敵人的巡邏艦在江的盡頭，吐着黑烟，似乎在發現了什麼？船分開向江南各個港汊搖去。樹蔭裏又開來幾隻拉着太陽旗的巡划。情勢是比較嚴重了，我們的壯士，都在爲了祖國，準備洒却最後一滴血，槍口齊朝着外面。

『兄哥們！

不要怕！

我們都是中國人，

打日本鬼子，我們是很贊成的。

跟我們來！』

前面划子上有人擺着手，發出親熱的呼聲。划子掉轉了過去，於我們衛國的勇士，都安全的登岸了。原來他們是當地的保長鄉長，被敵人壓迫了做這種工作的，在彼此親切的接談之後，他們派人領導我們的隊伍，轉到江南各縣，現在正到處襲擊着敵人。

自從去年八月，東洋大炮，抬到閩北，對我們胡亂襲放以後，已經是一個年頭還挂零了。那些沙子迷眼的人，從狹隘的籠裏放了出來，只知道暴力的崇拜。他們想籍着這暴力，壓抑一切，統制一切。他們也在懷想，一把抓起地球，用自己的力，勒牠個粉碎。前天得到情報，在今年「八一三」那天，我們無錫的民衆，罷市一日。這些短視的人，沒有看到，征服中國，真是一件不可捉摸的夢。

某個維持會的首領，差人帶了信過來，鈴木部隊已經很緊急的調走。我們將一尊大炮，用十幾個人，私下抬送河底，並竊取了八顆炮彈，敵人將退的時候，大家都跑開了，摸不到人，找不到炮，接了命令，又不得不走，到現在，那尊光亮的砲，終於是駕在我們陣地上，對準了敵軍使用着。

(四九) 昭和武士戲鵝

青青的禾黍，已在吐穗，朝日從東面山頭上爬了上來，農民正在田裏除草。一羣潔白的鵝，正在塘邊尋食，雜草覆滿水面，這是在河瀝溪三里外田野中的一個早晨，（大約是在七月二十二日那天吧）六片鐵翼中間，拖着三個銀色的長肚皮，馱着許多文明的產物，從東面的天空出現了。嗡嗡的喘聲，驚散了那羣紅頭阿三，呱呱地亂叫，舉着白裳，舞蹈了起來。這引動了昭和空中武士的詩興，於是投贈了六個動人的禮物，這都是東海那面枯槁大衆的血汗的結晶，可惜這些羽士，不愛那個，牠們依舊一個不差的蹲在水邊打盹。

(五〇) 濤城夜話

當我們由高淳抵達濤城的時候，已近黃昏，此地不靠江，不靠海，而松楸更不能成林，實際無濤可聽，晚間見到區長潘漢年，坐在池邊閒談，晚風襲人，疏星朗池面，他告訴我幾件事：

(一) 去年十二月間，敵陷郎溪縣城，不久退出，當時城里平民未及逃避，被敵人無辜殺死者五百多人，城隍廟內，有赤裸女屍三十餘具，用棉絮裹着，慘狀不忍言。

(二) 去年敵兵臨境，由郎溪開往廣德之敵軍一千餘人，先有哨兵七名，每人騎一輛脚踏車開到濤城住。第二天，有一名鬼兵，單獨背着槍，騎着車，到離濤城五里的徐家大村一家門口停住，將車倚在牆邊，進去搜索女人。我們的自衛隊長，陳玉坤看見鬼子，只是一人，於是緊隨在後面，等他進門的時候，在背後拿起駁壳槍打了一下，沒中，鬼子掉轉頭，時間是不容打第二下了，陳隊長插了槍跑上去，一把將鬼子緊緊抱住，那知鬼子身高力大，將陳隊長負離地面作旋風舞，幸虧陳曾習過國術，未被摔下，兩下相持一刻鐘光景，終被陳隊長得間絆倒，掏出了短槍，將其擊斃，計獲鋼絲車一輛，馬槍一支，手錶一只，自來水筆一枝。

(三) 今年三月十七日，郎溪二次淪陷，敵軍由宣城循宣長路到廣德所屬之誓節渡，折向北進，入楊杆，到郎溪境內。先有敵騎兵五名，飛馬衝進長樂鄉。自衛隊長凌恩貴，看見臨境敵軍數少，隨即鳴鑼齊衆，一時荷矛湧出，與敵抵抗，後因敵大軍隨進，僅斃敵騎兵一名，得戰馬一匹，馬槍一支，手錶一只，地圖一幅，而我亦犧牲王國法等六名，但前方民衆，抗敵情緒，於此可見一斑。

(五一) 兩個可憐孩子

駐守宜興四區官林的敵首。公腰，在未開拔前，密向民間訪問，如有人能秘密把他送到上海法租界，他可以終身留養他，但是沒有人敢應允，因為鬼子失落一個，就會要附近村莊交人，過了限期，人會被殺死，房子會被燒去的。

溧陽敵軍司令野島，在七月二十五那天午後，私自縊死了。在事前，他曾私自向老百姓假便衣，沒有人敢假給他。聽說他這次自殺的原因，是由於他僑寓上海的老母嬌妻，不知住在那個紗廠里，被我們炸死，又加上他的兄弟在湖口陣亡。

（五二） 獻媚神祇

我從廣德到溧陽，將近二百里，一路上的村莊，（邱家大村除外，因了他組有自衛團，和鬼子打過仗，鬼子沒敢進攻去。）完全——幾乎一間不留的給敵人燒去。最使人奇怪的，那些沿路的土地廟，一間二間房屋，還依舊完整着，這種心理，大概是感到他們在中國做的壞事太多了，賣個交情給菩薩，討點饒恕。

可是，我們這些鄉下的古板菩薩是不會聽軟話的，看了他們子民如此慘痛，運動是運動不了的，他們會金剛怒目的告訴你的：「多行不義必自斃，獻媚神祇何益？」

(五三) 農夫陶宏倫

十一個徒手鬼子，在今年一月間，跑到蕪湖寶豐圩去，想捉幾隻雞，擄幾個女人。他們在一條小河前面站住了，沒法過去，一隻小木船，灣在河的那邊。

鬼子在河邊上哦哦地的叫，農夫陶宏倫從矮小的茅屋中走了出來，知道他們是殘殺我們的敵人，看了他們都是空手，他心裏在想：「好！讓他們過來吧，給你一個十足的教訓」。

於是他撐開船，將他們渡了過來，領到村子裏！

『快快出來殺鬼老噲！他們都是空手』！釘耙鋤頭，從各家屋子伸了出來，一下下都向着鬼頭築去，鬼子一個也沒有走脫。有枝鑄着名叫四正秀的自來水筆，到今天，還插在我一個朋友楊浦春胸前。

敵人在礮堡裏，守着通蕪湖的李家大橋，裏面住着幾個鬼子，架着機槍在守望。

一天我們一班四川弟兄，要來破壞這座橋，礙於礮堡，未能超次前進，有人介紹到宏倫了。

『鬼子到晚上就會睡覺的。讓我摸一摸去』。宏倫這樣回復着。

於是他在夜晚摸礮堡近前，鬼子一點動靜也沒有，他回報道：

『鬼子都睡了，我們攻了去。』幾個手榴彈在礮堡裏發火了，三個鬼子被炸死，兩個鬼子逃跑，於是大橋也請他分了家。陶宏倫又回到圩裏照常築他滿含希望的田野。九月初，我在東壩看到淳報上有條陶宏倫隊長抗戰殉職的消息，才知道我們這位勇士，已經做了隊長，並且是國讎未報身先死，費恨九泉，爲之惘惘者累日。

（五四） 亡不了

有幾個淪陷區裏的老百姓，打仗想逃到後方來，但是非從警戒線穿過不到。他們走沒好遠，被敵人方面盤查的人喝令止步了。

『你們是什麼人』？鬼子會講中國方言。

他們用手指着衣襟上佩帶着的白布標子，表示是良民。

『這是什麼東西？』鬼子在繼續的問

這是淪陷區裏鬼子侮辱我們民衆所常問的話，回答也有一定方式，不依方式，他就會

當面加以難堪，叫你不能忍受。所謂方式，就是你的答復一定是：

『亡國證。』他們也照樣的回過了。頭在鬼子肩上搖了起來，他用類似山東口音說：

『亡不了！亡不了！』

邊說邊在插袋裏拿出水筆，照樣寫在各人標布上，一連寫了三次。

『亡不了！』『亡不了！』『亡不了！』

在高淳東壩義倉裏，曾做過敵軍「乙兵站司令部」到現在牆上還留着五彩粉筆的字痕：

「打倒日本軍，亡國了青木少佐。」

這些物質與暴力的崇拜者，在物質與暴力的邊緣外面，怕已感悟到什麼更瑰偉與不可侵犯的東西，而不能自信吧？

整千整萬的孩子，隨着魔人的笛聲，鑽進石壁裏，我想總會有個把跛足的孩子，把正確的消息，帶回去報告他的大人的。

這意義深長的三個字「亡不了」，自然是從這種教訓中得來。我正憐憫那些鑽進石壁的孩子，同時也相信，他們會將這消息，早早帶給那些尚未聽到笛音的清醒的人！

(五五) 刀影縱橫

敵人到處在「燒殺淫擄」，紅槍會，黃槍會，白槍會，紛紛起來抵抗，演出許多令人歌泣的事。

在浙江的長興，紅槍會曾破壞敵人數道鐵絲網，殺死了十幾個海外強盜，得到許多槍枝，幫助國軍奪得了李行山頭。在安徽的廣德，白槍會，黃槍會曾獨當一面，抵抗三面來攻擊的敵人，結果，敵人感覺兵力弱，乃集中一路，因之遲延其進攻日程。我們的援軍趕到，國軍未受包圍，反由民衆引路，殲滅敵寇三千餘人。在江蘇宜興溧陽溧水等縣，到處有雪刃殺敵故事，敵人到處在慌張棘手。有些我們雖已記述，但大部還在遺漏，因了我們所經過的地區太小，不過，有點可以自信的，中國民族是不可欺侮的。

（五六） 摘 錄

宜興區長潘韻笙報告

（一）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壯丁史振根斃敵馬兵後，敵即大肆搜索，到處放火，逢人便殺。其最殘酷而無人道者，將葑埭附近周巷村人孫璽金，活釘在門板上，以火油澆燒，凌遲處死，呼號之聲，達數里外，聞者莫不酸鼻。

（二）敵在蓮溪村，拉一逃難婦人，獸性輪姦達數十人，姦後以刺刀穿胸殺死，該婦人

並有小孩一名同時被殺。

(三)二月十八日國軍第六十師，奉令進剿漕橋及金壇方面之頑敵，激戰經月，敵以重兵進犯，終以衆寡不敵，即於三月二十日變更陣地，退守山地。我宜興全縣，除南山一隅之地外，復遭二度淪陷，於是燒殺淫掠之慘劇，重演於目前。自徐舍西北溧陽五六十華里一帶村莊，日必縱火數十起。

(四)三月二十八日，我蔡蕩村壯丁任法根，以大刀隊殺死強姦婦女之敵兵二名，一時稱快，然從此獸軍必結隊放哨，燒殺更甚，至被燒村莊及死難民衆，數量之多，罄竹難書。

(五)四月二日，敵軍放哨尋歡未遂，遷怒吳順德，削其手足，並迫令竹山村人十九歲青年男子鄭得奎，與七十二歲之鄭王氏作獸行交事，後將該男子的生殖器割去而死。

(六)四月七日有沙溪村人，錢鎖金，錢鎖春兄弟，見敵兵橫行，奮而與鬥，遂爲敵害。

(七)九日毫陽村南松窠圩吳趙氏，拒絕強姦，被遭槍殺，並將其翁吳錫康同時槍殺。

(八)十二日湯泉村朱姓女，因拒姦被殺，同時有一溧陽逃難女僕姓，不肯失志，槍傷。

腿部，仍被姦污後。乃以刺刀洞穿陰戶，致遭慘死。

(九)十二月四日敵步兵騎炮兵大隊，沿公路推進，經六日夜陸續進兵，並將沿公路民房村莊，焚燬一空，我人民有走近公路者，即遭槍殺。自徐舍（宜興以西京杭國道上之重鎮）至溧陽公路，居民殺敵射擊而死於非命者，一千六百餘人之多。

(十)十二月二十六日，於潘壩附近之稻坂陸村，有敵騎兵六人，追逐四少婦，婦多散髮失履，呼號狂奔，爲我壯丁史振根瞥見，乃攜步槍二枝，短刀等柄，將其邀擊，殺敵一人，得傷馬一匹，及四四式馬槍一枝，餘皆遁逃。

(五七) 雜記

(一)敵亦收羅字畫，對大幅屏條，則不歡迎，怕是東京木屋，擺佈不下之故！遇對聯，則專取下聯，因爲書寫的人有款在。因此拆散了多少斯文伴侶；將來珠連璧合，會當有期吧！

敵不識挽對，見絹質者，則更加拱愛，寄遞日有數起；蓋敵人認此，實有數長：既可賞鑑，又可以省去裱工；木屋下可以轉折不破，更可以擋風也。

(二) 敵人所住之處，外牆先掏槍洞，內壁則互引小門，便防禦，便逃走也。傢具不論精粗，概拆散作火料。沐浴則以火煨水缸，聊當浴池。故敵去即不縱火，已是牆破壁穿，傢具蕩然。

(三) 敵兵修橋，取材不到，則抬人家香几；搭架不足，則拆人屋宇，取其樑棟。

(四) 敵做防禦工事，常將民間空棺實土，藉以掩蔽。

(五) 戰地難民，生機瀕絕，然白米不足三元一石，不生而能生，煙土，每兩二十四元，不絕而自絕。

(六) 鬼好啖雞。所經之處，雞爲絕跡，不吃則已，一吃，每人起碼兩隻；此或係因東洋生活程度高貴，平時不甚經見之故。鬼子食雞固惡，其吃牛尤慘，見牛不殺死，用刀將臀肉割去，或僅斷後腿，牛之死活不顧也。

(七) 鬼子在江南，濫發軍用手票，印有大藏內臣字樣，他們想藉此擾亂中國金融，真是一個拾不動的謬見！他們沒看清中國是一個何種社會，中國不是工業國家，經濟基礎，不在都市，而在農村。

(八) 江南鐵工，目前日夜丁丁不已，他們所趕造的，不是鋤鋤，不是犁耙，而是刀矛

劍戟。

(五八) 一個羞辱的報告 (本節爲前溧陽公安局長方志源君筆述)

(一) 敵兵於去歲二月十九日，二度侵入溧陽後，敵曾盤踞於溧邑近郊，不時遣派獸兵，四出擄掠，對我女同胞，更恣意蹂躪。凡年齡在十三歲以上至四十歲以下之婦女，一經擄獲，則遭其姦淫侮辱，無一倖免，造成種種慘劇。據自獸窟脫險逃出之婦女姜吳氏(年廿七歲)趙筱妹(年十九歲)之報告，謂於二月二十五日，偕同親戚蔣葛氏等一行五人，從姜葛等至新昌(今行營)人山附近，突遇武裝獸兵八九名，攔住去路鳴槍示威。除蔣葛氏等三人驚聞脫逃外，我等因不及躲避，當被獸兵抓獲，由三個獸兵以槍口對準胸膛，迫令脫去衣褲，抵抗無力，祇得聽其侮辱，在山岩旁被獸兵輪流姦污，然後裸體帶至獸巢，禁閉空房內。終日不許穿着衣褲，祇給棉被蔽體，入夜由獸兵分班入內奸宿，三日後已奄奄垂斃，人事不知，待至清醒，已覺另易一室，內中有同樣受難之女同胞在焉。遍詢諸人，始悉彼等系金壇武進等縣爲獸兵擄來者。歷盡痛苦，求死不能，相對飲泣，不勝慘傷。每日飲食，由獸兵供應，惟監視極嚴，不能稍自移動，偶一反抗，則遭慘殺。尙見一無錫

女子薛鳳英，因拒絕輪姦遭獸兵之非刑。初割一奶，繼以木棒塞入下體，流血未及半小時而殞命。在內歷二旬餘，該屋內被擄婦女已增至五十餘人，至三月二十九日，獸酋帶着獸兵，令被囚婦女，出外洗浴，個個一絲不掛，裸體游行，獸兵荷槍實彈，百般威嚇，沿途站立獸兵彈壓，在行走時，不許有羞澀狀態，更不許以兩手按住下體，倘有違抗，則遭毒打，甚以槍柄刺刀木棒，向下部及兩奶亂打亂戳，負傷斃命者甚多，獸兵見狀以爲樂，互拍手狂笑。迨至到達池塘時，乃迫令跳入水內，水深且冷，但均抱速死之心，故樂於從命，因而溺斃者竟有廿餘人之多。我等初入水時，卽寒冷入骨，昏不知浮在水草深處，自思必死，詎未死而復甦，時已暗夜，匍伏登岸，四週已無獸兵，祇見塘之兩旁，已陳列裸屍甚多，月色朦朧，狀極恐怖，乃循小路逃脫，忍辱偷生，待機報復云。

(二)敵兵於三月十八日在宜興和橋亭橋鶴一帶，假借宣撫安民爲由，挨戶搜擄十歲以下之男女幼童。在三四日內擄去四十五名之多，雖經該處居民要求，亦屬無效。據獸兵中有一名田木三郎者，能言上海話，謂此等幼童係載回日本扶育，以抵償戰時死亡之損失。內有一居民王其大，因被發覺匿藏三歲幼童，而全家被槍殺。

(三)敵兵侵占宜興溧陽等地區後，除殺人放火外，並抽徵我青年壯丁，運往無錫，施

以短期之訓練，即責令編入獸隊入伍，或禁閉一室，日給優美飲食，並由醫生逐日注射血清，待至一星期後，即分別抽血。據被擄逃回之宜興壯丁謝冠生談：渠於三月九日被獸兵擄去，翌日載至無錫，禁閉在敵醫務所，日給飲食甚優，並不令作事，每日有醫生到室打清血針約有五天。十二日後，仍由打針之醫生，在本人身上抽血，初不覺苦，歷五六天，始覺面黃骨瘦，精神萎靡。所抽之血，係注射在受傷的獸兵身上，被禁閉抽血的人，約有二百餘人。我係四月一日乘病逃脫，但聞抽血而死的同胞，已不知凡幾云。

(四) 溧陽縣公安局特務警王本法，於三月一日在廟西工作時，不幸被獸兵俘獲，王機警過人，未能遇害，被留獸窟者旬餘。十二日獸兵小隊長囑王作嚮導，襲擊我軍，王以機會已到，慨然擔任，將敵引至深溪嶺我軍密集處，首用石尖將獸兵前哨擊斃，奪獲「三八」式步槍一支，向獸兵射擊，同時用特種信號與我游擊隊連絡，卒將全部獸兵殲滅。而王因奮勇過人，而身中數彈殉職云。

(五) 溧陽女子羅鳳英，於去歲溧陽淪陷後，即逃避山中，於三月二日，敵兵進駐廟西一帶時，因家屬在中庵冲散，隻身在大山嶺間行走，被獸兵擄去。羅曾受過中等教育，甯死不願受辱，當獸兵施以非禮時，一再拒絕，竟遭獸兵毒打，羅忍痛不屈，與獸兵格鬪，

將獸兵之舌鼻咬去半截並將獸兵腰際之刺刀奪獲，割下獸兵手指四個，後由多數獸兵將羅按倒，強迫剝去衣褲，用松木棍塞入下體，頓時斃命。其屍身兩旁，尚有獸兵之手指舌鼻等等。當羅被難時，爲居住該處之老農黃開發隱在松林內所窺見，陳述較詳。

(五九) 戰地新聞一束

關於國軍作戰的事，因了將來會有官文書公之國人，這裏載的很少，下面幾條，也不過些小而有味的事，摘錄摘錄而已。

(一)親愛親愛：金壇民衆，近來常被人誤會，緣因是敵人可以在那裏抽丁，敵人可以在那裏派伏：敵人認該縣是已征服地帶。最近得到一個消息，可以解釋這個誤會，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不是威迫利誘所能屈服的。

今年八月，國軍四五六團開到丹陽常州一帶，襲擊敵人，圍住金壇附近的某村暫歇，等到要移動的時候，老百姓來報告了：

『官長！請你們不要走！』

『爲什麼？』

「再有兩天，就有日軍從這裏過了，打他一下不好麼？」

「怎麼知道？」

「城裏派了我們這裏二百名伙子。」

營長答應了這個建議，於是在河堤二邊，做好了公事，老百姓爭着來挑土；年老的人，也提了茶壺來。消息一點沒洩漏，大家都在興奮的等候着，想喘一口被壓抑久了的氣！蒸汽機，在老遠地方，就傳來了響聲，太陽旗在樹林中招展，我們的弟兄架好機關槍，在迎候他們。

汽船行近了，後面拖着七條沈重的船，船上擠滿青年武裝者。

輕重機關槍，駁壳槍，步槍，手榴彈，一切可以消滅敵人的東西，都開始了；自然敵人這種抵抗，是很軟弱的，他們失去了所有的憑藉。

兩百多個敵人，都被解決了，由水中曾逃去五名，亦給我預先取得聯絡之新編第×軍擊斃，無一生還。

當槍彈密射的時候，船中一個年老軍官，長鬚飄拂胸前，他腿部已中彈，令其繳槍，不聽，終被流彈擊斃，後來，聞是一員少將，此來保負江蘇方面軍事責任的。船中獲步槍

百餘枝，背囊，軍毯，宣傳品很多，又有軍刀五十餘柄；當中有些青年學生，是訓練好，打算到溧陽分配前線各處服務的官佐。

最後，在艙底下拉出一個戴着金邊眼鏡的白面軍官，據說：「他是參謀長，」大腿上已着了一彈，已是殼觥無人色。他合十求饒，我們很優待他，給他養好了傷口，饗以最可口的食物。問他擔任任何等職務，他胡亂的答稱：『步兵二等軍曹』，『書記』，『空軍』。給食物與他，他會連揖不已，大謝不已。問到日兵何以慘殺中國俘擄，他則閉目不言，在送他到後方的時候，他看到每個中國人，都來拉拉手，說着：『親愛！親愛！』一種不健全的華語。可是他這種口號，與廣田外相所提出的，究竟內容相差多少，那祇有天會知道。

(二)奪槍殺敵：溧水縣東五屋村，溪村，駐有日本兵六十人，守着徐溪橋。

今年八月二十八日那天夜裏，五八四團某連，正掩護我民衆破壞公路，連長派了一位副班長，帶着五名弟兄，到五屋村偷營去。

摸着了敵人的住處，副班長扒牆進去，裏面坐着三十幾個鬼子，雜穿着襯衫，汗衫，徒手閒談我們的班長疑惑起來了，怕打錯了我們的民衆，於是大聲喝問：

『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鬼子驚亂極了，紛紛向牆上摸槍，同時副班長手中的快慢機，向他們掃射了，打倒了九人。鬼子急切摸不到子彈，於是向後逃遁，門衛被打死了，我們弟兄正要向裏衝殺的那一刻，一個鬼子迅速的跑到架好在堂前的輕機關槍旁，向外開槍，我們的弟兄，因此犧牲了三個。副班長一手捺住機槍口，使牠向地下打；一手又將機槍手射死，可是他的手指，却被炸去二個，他依舊很奮勇的，背着機關槍就走，奔回的時候，天還沒有破曉。

(三)新編第×軍，在江南抗敵的事很多，可惜沒有遇到他重要的人，未能有詳切的記載，現在僅僅將與該軍第六團隊長葉飛，口頭所閒談的，記了一二件。

A. 軍中有日文教官，每天要授士兵二小時日語課，現在簡單的話，每個人已學會二十餘句，如：『優待俘擄』，『繳槍』，『不殺』，『打倒日本軍閥』，『被壓迫的日本弟兄，聯合起來』，『請吸煙』，『請吃茶』，『請吃飯』，『請休息』等。

B. 日文傳單，日文標語，已能設法貼在南京城裏。

C. 在龍潭附近襲擊敵人汽車五輛，擊斃敵軍二十餘人，毀車二輛，得軍用品甚多。

D. 辛豐橋在京滬線上，也是重要橋樑之一，日軍有六十餘人守護着。該軍前往夜襲

時，日軍均爬登樓上，向下射擊，於是一把無名火，將這些壞蛋，統通燒煞，並毀橋而退。

（六〇）沸了的江南

「開發民衆靈魂的，往往總是戰爭。」巴比塞曾經這樣說過。這在中國已經證明是條真理，中國民衆久經鎖着的靈魂，已被戰爭從黑洞中開放了出來。事實是如火如荼，瘋狂發展。憤怒之火，已在我江南廣大羣衆每個人的心中煎燃着，民族意識，已造成千百個壁壘！他們正用自己的血，自己的汗，自己的骨與肉，膠焊着牠。

我們的民衆，都從壁壘中，衝了出來，到處在尋覓那失了「人性」的東方海盜。現在僅就我們足跡所到的很小範圍中，選述了幾件，這幾件，也只能髣髴一個影像而已。

（甲）宜興

（一）本縣第一次淪陷後，七區公民張錫林，沈明德二人，首先發動召集有槍壯丁，各成立民衆義勇游擊隊一中隊，會同邊游隊暨附近公路之民衆，將京杭國道由宜至溧之橋樑

，盡行破壞。

(二)本年二月十五日，本縣民衆義游隊中隊長湯海之，率領該鄉(華蔭鄉)有壯丁四十餘人，隨今邊游司令部進攻長興之敵，湯君駐紮磁砂嶺，擔任左翼，作正面擊退二十餘日，屢著戰績，未尙稍却，亦云勇矣。

(三)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張涪二度失陷後，難民大部逃避西山一帶。至四月一日，我陸軍第五十九師先頭部隊到達五嶺，及胥井等處，(即七區華蔭鄉)民間風鼓舞，自動集合，頓時即成立輸送隊，担架隊，偵探組，醫務組，民情踴躍，不可言喻。

(四)本年四月十五日，我軍(五十九師)克復張涪後，先頭部隊即進駐：煙山，(在張涪北二十五里)日寇退據京杭公路，我軍乃召集煙山下居民，趕修防禦工事，嗣後該山嶺駐有一排以上之兵力，而山下居民，每月輪流宰豬殺雞，單食盞漿，爭相饋食，軍隊則每次却謝，而民衆繼續不輟，由此可見民衆抗敵情緒之高漲彌漫矣。

(五)本年四月五日，我陸軍五十九師自流洞橋到達本縣第七區之胥井，以及石門，大頂山，黃泥便，斷山頭等處，民衆歡聲載道，情緒激昂，均以大毛竹筴筒爲飯具，或以木桶爭送茶飯，該師官兵，感激非常，力囑明日不必再送，因軍隊隨帶伙伙，毋須民衆供給

云云，但翌日送飯民衆，更見踴躍，抗敵情緒可見一斑。

(六)日寇二度犯宜後，即拆我民房，將京杭公路之橋樑儘量修復，通行無阻。本年五月初，本縣區區長潘韻笙，督率烟麓鄉有槍壯丁十六人，於黑夜間率同五十九師士兵四名，攜帶機槍二架，購定民船一艘，滿載茅草一船，秘密偷至京杭公路潘壩附近，于新圩橋畔該鄉壯丁一面在橋上撒佈煤油，一面將草船繫于橋下，同時舉火焚燬，敵兵發覺，機槍齊舉，前來撲滅我夾河之士兵四名，我亦還擊機槍，掩護工作，斯時我燒橋壯丁，一部份以步槍抵禦，一部份先浮水渡河而過，其餘均陸續泅水而還，結果有一壯丁在徒涉時，因身上槍彈過重，恐遭沒頂，遂將步槍一支沉沒河中，其他則絕無損害，查該新圩橋，自此次焚燒後，日敵軍車，不克暢行矣！

(七)我陸軍五十九師克復張渚後，日敵乃退據京杭公路，本縣第一六七等三區之抗敵自衛隊，在歸巡橋組織聯防辦事處，擔任金家渡，胥家渡，吳山已圩，竹簍橋等處各要隘警戒，堵擊敵人，防守陣地，日夜不懈，始終未爲敵所搖動，本年七月十二日，在南莊村之敵，有十四人，分乘民船二艘，向我紫雲鄉陣地進擾，被我抗敵自衛隊隊員蔣錦坤等六名，奮勇擊退，當時並擊斃敵班長一名，獲得三八式步槍一支，將奪獲之敵屍暴屍示衆，

該隊復於六月二十四日夜間，率同七十六師士兵，攜帶草船一艘，祕密駛至京杭公路之宜豐橋下，一面襲擊敵人，一面焚燬洋橋，卒達目的，安然返防。

(八)本年六月底，二二八旅團往宜豐駐防以致前方兵力，頓形單薄，遂相度地形，于七區、六區、一區，等各山各要隘，每月征集民伕，共計在三千名以上，趕築堅修防禦工事，並掘毀宜廣公路，暨第八區之京杭國道，如是者，約旬餘，而民衆樂於從公之精神如常，其規避服役者，實鮮遘焉。

(九)本年七月二十一日，本縣第一區抗敵自衛隊，突擊隊員二十餘人，協全四五六團第二營士兵六十餘名，分乘民船十艘，向南莊泔泖之敵襲擊，是日晚間十一時許，各隊率同國軍入敵警戒線內，一方面候國軍將重機關槍架設部署後，更令士兵用手榴彈向敵人駐宿之蔣宗祠內投擊，我機槍同時密集掃射。而另一方面我隊員，用聲東擊西法，疾馳至泔泖之東村，富家圩之西村，(南莊在泔泖之南)舉火鳴槍，頓使敵轉弱射擊目標，我國軍得任意轟擊，結果，敵死傷一百十餘名，我祇傷班長及士兵二名而已。天拂曉時，我均安然返防，計此一役，我國軍之事先殺賊，其忠勇之忱，固可以矜式武弁，激發民情，然無地方突擊隊，深引腹地，搖旗吶喊，亦難竟全功。

(十)本年八月五日夜，某師命令本縣抗敵自衛隊，協同軍隊，西路向鳳台之敵襲擊，東路向南莊泮澗之敵襲擊，我第六區抗敵自衛隊隊長任松柏，率領隊員十餘人，首先馳赴敵警戒綫內，將敵之鉛絲網割斷，本可衝進襲擊，因被發覺，不幸於鳳台附近之牌樓村中彈陣亡，其所屬隊員，猶能一面抵抗敵人，一面將任隊長之屍體奪回，由此可見民衆不徒抗敵情緒激昂，亦可見作戰能力之堅強矣。

(十一)三月二十日以後，敵軍分二路進攻，一由金壇方面攻我溧陽，人數約在二萬以上，一由漕橋進攻我宜興人數在一萬以上，我軍以衆寡不敵，遂退守山地，敵大軍越過公路，並佔領張渚戴埠二重鎮，敵除大隊在山中作戰外，不時有少數哨兵，至公路以南各村莊追逐婦女，或掠奪貨物，人民東逃西竄，日無甯時，四月初旬，我援軍開到，流關橋一役，擊斃敵人三十名以上，敵受此重創，銳氣大喪，即行退却，然仍以張渚，戴埠二重鎮爲根據地，希圖頑強抵抗，敵我相持十二日之久，終爲我忠勇之五十九師擊潰，敵退守峨山，作成堅固工事，且利用猛烈炮火，作最後之掙扎，數度衝鋒，均未克濟，本縣第六區區長潘韻笙，乘敵人酣戰之時，率領地方壯丁，將公路（京杭國道徐舍至溧陽段）橋樑盡行破壞，以切斷其歸路，並於四月十六日深夜，集合地方武裝壯丁十六人，潛往峨山以北

之後陽村，（敵人陣地之後面）埋伏，至午夜十二時後，即以排槍連射，敵人以為我軍已剿其後方，行將腹背受敵，未及天明，即放棄巖山陣地，我軍即大隊推進，京杭國道南之失地，遂完全克復。

（乙）溧陽

敵人第二次壓境，暴行無忌，到處燒殺淫擄，所作所為，均係慘無人道之事，吾溧民衆，不忍聽其殘酷，均紛紛起而協助軍隊抗戰，自動將蒸飯糲子，乾糧，茶、水等，送往我軍陣地，供給抗戰將士充腹，並日輸送彈藥，及担架傷兵，幫助挖掘戰壕等工作，茲舉其顯有成績之抗戰情形，分述于後：

（一）自溧地二次淪陷後，我軍即向縣屬之戴埠，宜屬之張渚退却，敵人追蹤進犯，曾由戴埠分頭衝入皖屬門口塘，幸有忠勇之陸軍第六十師部隊奮勇抵抗，在張渚戴埠，相持有二十餘天之久，當時有敵一部，衝入金山界（卡）時，而我忠勇之第六十師一部孤軍，（番號是三五五團）與師部失却聯絡，給養彈藥，均成問題，幾至陷入重圍，縣屬第六區上乘鄉，（金山里）一帶民衆，一面供給其膳食，一面集合自衛團（由金山里朱長庚領導）協

助國軍，拚命抵抗，卒將敵人擊潰，該軍始能衝出重圍轉危爲安，仍與師部取得聯絡，軍容爲之一振，而我忠勇將士，依然奮不顧身，以後南山一帶，十餘萬難民，幸免於難。

(二)縣屬第三區前馬村自衛團，與敵戰五次，每次均能擊退敵人。五月二十五日，敵由金壇增援，三面圍攻，該村遂被敵人擊破，村上民房，被焚百餘家，屠殺數十人。

(三)第一區屏峯鄉，第六區聯芳鄉，(二鄉毗連前綫)自衛團士，僅有二十人，(由鮑尚書，陶德榮領導)時與周家山之敵游擊，恆斃敵一二人，因此敵人常竄伏不敢出。

(四)第一區燕山鄉，第六區茶亭頭(二鄉毗連前綫)有自衛團士共三十餘人，(由許泉清周泰領導)輪流游擊，敵人常被其擊潰，茶亭頭一帶防地，迄今仍屹然未動。

(五)六月五日，第四區陳塘岡之役，金壇敵軍，會同小金山之敵三百餘人，由京杭國道前進，經舊縣巷河，上光埠，至陳塘岡，擬向溧水縣境進犯，適我軍四五二團開到，與敵發生遭遇戰，當時就近各自衛團，(大刀隊)鳴囉集合三十餘人，協助團軍，抵抗三次，圍攻激戰數小時。斃敵百之二十人，餘均向余家巷方面潰退，自後民衆歡騰，各鄉鎮自衛團士氣爲之一壯。

(六)附近敵區民衆三四人，即能襲擊敵人哨兵，或晚間暗殺敵人之步兵，並有勇敢者

，竄入敵人陣地，盜取敵之皮人（敵之偽崗位），及被服用具罐領食品，香煙等物，鋤奸組長陶顛之，時常竄入偽區，暗殺新昌偽維持會副會長，吾溧民衆之勇敢，又見一班，各區鄉鎮自衛團，業已相繼組織就緒，不下二萬餘人，將來抗戰，必與敵人以嚴重打擊也。

（七）摘錄永興等鄉鄉長史恆清等呈報：竊屬鄉村等迫近南渡鎮，小金山，近者二三里，遠者七八里向奉有義勇壯丁隊之組織，惟遵照法令，祇以已受訓壯丁爲限，實力薄弱，及敵軍犯境，即增加人數，擴大組織，編爲各村民團，以充足抗敵力量，至本年三月，敵軍佔據南渡及小金山，附近鄉村燒殺殆盡，而尤以屬鄉村等爲其仇視及攻擊之目標，故敵以重兵，大炮，機槍，前來攻襲，我各村民團，日夜抗擊，奮不顧身，三月以來，大小抗戰數十次，終被擊退，敵未得逞，其最烈者，則有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時，在黃山湖之抗戰，當死永興等鄉團員王邦生姜恩仁等四名，觀陽鄉團員姜鎖茂等雖已受傷，仍奪獲敵軍銅盔四頂。五月二日，江南挺進隊第×支隊進攻小金山，嚮導鄉民陳春茂陣亡，五月二十五日，在黃山鄉抗戰，傷永興鄉團員汪長伢一名，而敵軍屢次敗退，亦傷亡累累，於是，敵軍經數次重創後，仇視之心愈深，攻擊之志愈切，而手段亦愈辣，及六月八日，拂曉來襲，敵兵八百餘人，攜銅炮，機槍，步槍，分三路進攻，我各村民團，聞警事出，與敵肉

搏數小時，斬敵三十餘人，旋以寡衆不敵，又無後援乃且戰且退，是役計死太和鄉鄉長陳厚之暨團員陳信之等十三名，暨口鄉團員夏高峯等五名，重傷二十二名。嗣敵乃分頭燒殺，計永興鎮大墩等村，燒去三百餘戶，觀陽鄉七百餘戶，敵我男女老幼數十名，慘毒情形，筆難罄述。

（丙）郎溪

（一）燕翅之役：今年一月二日早晨，英師排長劉啓齋率領一班人，（共十一人，九條鎗）打宣城燕翅鎮經過，民團的代表來接頭談：『鬼子有三十二條船在河裏，是向烏溪蕪湖那方去的，我們一同去，打了下來』。事情就這樣決定，兩百餘名民團，拖着木柄大刀，預伏在橋上等敵，五隻小洋船，分批推着各式各樣的民船，拉成了一個陣線，槍聲響了，噪聲在四面嘈嚷，鬼子船泊在東河，爬到峯上對抗起來，劉排長帶了六個弟兄，二十個民團。忽上灣流河，在百人向後面打着標，民團衝上來，夾着吼叫，在四面船起了火，鬼子紛紛逃遁，留下了三十餘屍骸。

軍服，軍毯，地圖，防毒面具，子牛皮的背包，罐頭食物，裝滿了一隻船，幾個鐘頭

之後，都分散到各人的家里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光景，五六百個鬼子來報仇了，民團又集中七八百人守著隘路，打到五點鐘敵人又抬了二十餘個死傢伙退去了。

第三天，敵人拂曉來攻了，有一千二百餘人，我們的民團，也趕打趕不其趣，同時大家也都睡著，不打則身家性命都不能保，遠近的鎗支刀子，都集攏來，各據河的一邊，彼此用鎗照呼着，就這樣，支持了二天一夜，鬼子方垂頭喪氣的退去。

(二)水陽之役：也是一月二日那天中午吧，我們岳錫山率領著的游擊隊，四十二人，在宣城水陽與四百多敵人遭遇了，民衆在請求着出擊。

據點選定了，與敵人隔着二道河，第一道河，敵人已渡過了，敵人在田塍上前進，學生候鎖榮，一連打倒四個，金苗報發八槍打倒了六個，我們拿着釘鎚，鋤頭，長槍，短刀，沒有用武之處之百餘個民衆，伏在堤邊，鼓掌叫絕。

太陽已經下山了，還隔着一道水，敵人也不得不忍痛退去。

(三)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時許，也還是在水陽，發現敵尖兵三十餘人，我朱部游擊第二大隊駐在那裏，槍僅三十餘條，由張太銀率領着，於是選擇了扼守的地點，開火了，雖

知敵越來越衆，增到七百餘人，幸虧敵人的胆子小，不敢衝鋒，加上我們的民團在圩子內，到處在打着冷槍，午後四時多鐘，敵人就退了，結果，敵死四，我死三，總算賺了一個。

(丁) 當塗

(一) 大龍口之役：上年十二月初，敵軍百餘人，在當塗境內大龍口地方打鷄並擄婦女，當地老百姓，即邀住本地方民團分藏預先築就之土洞內，向敵射擊，鬼子聞槍擊，不知人之所在，即將所有船隻船及上所帶藥品書籍，服裝，一概委棄，向當塗逃竄，旋即跟蹤追擊，共斃敵四十餘名。

(二) 烏溪之役：去歲十二月初，敵人二次來烏溪鎮時，該鎮商會會長魚振武，當即派員偵察，偵察的人，只看見敵人哨兵二人及入街採買的徒手兵四人，即時回報，魯君當以敵人爲數甚少，即招集刀會五十餘人，帶同長槍二支，短槍三支，前往衝殺，致傷亡二十餘人，後據被俘去之人回報，敵亦死亡十八人。

五日後，敵退時，我民衆祕密武裝襲擊，一浴室中，生擒七人，就地處決。

(戊) 廣德

(一) 泉塘之役：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敵軍掃蕩隊分三路向我縣進犯，希掃蕩我游擊部隊，及民衆力量，民衆三百七十餘人，及第十一中隊士兵，聞訊奔至，與敵激戰六小時，我陣亡壯丁二十四名，士兵三名，受傷壯丁七名，敵軍被我俘擄一名，當被壯丁擊斃。

(二) 坳山橋之役：同日敵軍七百餘，由溧陽向我縣進犯，我山東聯保民衆三百餘人，扼守坳山橋卡抗戰，卒以力量不支，陣亡壯丁五名，受傷七名。

(三) 談家邊之役：同日敵軍四百餘，由郎溪向我縣進犯，我新橋聯保民衆三百餘人，與敵抗戰，死傷壯丁五名。

(四) 金鷄嶺之役：我忠勇抗戰之第六十師，頗受壓迫，敵軍盤踞小北村，我民衆楊瑞傳爲嚮導襲擊山北敵人，斯役敵軍死傷五百餘，並奪獲輕機槍五挺，小鋼炮二門。

(己) 尾音

敵騎深入江南，我江南民衆，揭竿而起，紛爭殺賊，游擊隊，自衛隊，刀會之蠢湧，

宛如春花怒放：

游擊部隊，在以往，有龔傳文，謝昇標，朱永祥，方桓，朱廉，陳德功，張開運，毛木君，陳志敏等，現存者有岳錫山，朱金驊，張九如，汪國棟，王松泉，潘擴居，張少華，季伯瑾，朱松壽，李醒華，周國振，強學會，錢偉，等約集衆七八萬人，日夜在與敵人廝殺。

民團自衛隊，各界均有組織，尤使敵人聞風戰慄者，則我民衆自動設立之大刀會，太極會，紅槍會，白槍會，紅槍會等是也。彼等一聞槍炮聲，立即循聲湧殺，有進無退，敵人畏之如虎，一頂面則抱頭狂呼逃奔，因名之曰鐵人（句容），鐵匪（溧陽），鐵瘋子（高淳），其風威可以想見。

狂沸了的江南各縣中，句容縣民衆武力，頗爲堅強，游擊隊領導者有張雍冲等，大刀會領導者有蔣永廣等，正規軍駐守者有石某等等，他們曾經聯合民衆，攻克縣城，迭予敵人以重大打擊，惜以深陷敵人盤踞之中，一切情報，不易外達耳。

自衛隊，單在高淳境內者，已成立五十六大隊，不下三萬人。其在溧水境內之刀會堂子，一百二十餘所會，會員兩萬餘人，他爲溧陽，宜興，長興，廣德，蕪湖，宣城，郎溪

，常州，丹陽，江陰等縣，莫不方此，卽如江陵之十七村，十八村，當塗之金寶坪，宣城之官圩，溧陽之河心裏，各均有長短槍千餘支，手榴彈，自動步槍，花機關輕機關……一應齊全，都有戰跡可紀。惜指導乏人，有多少浪於犧牲之處，而各該縣，紳衿之士，大半遜遁求免。草間苟活，或則逃湘走桂，馳驅蜀道，安坐在洋樓內，狂喊其抗敵口號，視其鄉人，甯無愧對？在此，吾人實有一懇切請求：卽我江南各縣避至後方的有志之士，請你們早早回鄉，領導殺敵！「行矣！吾子！無所用其踟躇」！

附錄一

女英雄蔡金花

在七年前浙西湖屬的長（興）安（吉）孝（豐）三縣的邊境，有個著名巨匪鄭戇大（後改名鄭光大），他雖是一個橫行湖屬的巨匪，然他生性爽直豪俠，扶弱抑強，倒為一般鄉民所敬畏，後來浙省當局招撫他為保安隊特務連連長，因為他部下野心難改，害了他一個撤職處死。

鄭戇大在生前能橫行湖屬及太湖東西洞庭，實靠着 he 一個武藝超羣的老婆，這老婆就是現在出沒湖屬六邑及太湖沿岸游擊殺敵的女英雄蔡金花小姐，（又名蔡一飛），（前本報載張小姐為鄭戇大之妾，實蔡為鄭之續絃之誤），她是江蘇海州人，今年廿九歲，在妙齡時代，乃是走江湖跑馬戲拋缸走索的子女，後來嫁了鄭戇大，她就學了一身好本領，能兩手開放手槍，彈出必中，雖然不能像武俠小說上所說那樣能飛牆走壁，祇要有數丈長的的繩子，三層大廈她是會上去的，所以鄭戇大生前洗劫烏鎮，佔泗安，都是她幫助她丈夫做過事，她丈夫一死，她也進了長興的女監獄，那時記者參加某團體參觀監獄，曾經和她見

過一面，這是夏天，見她矮胖的身材，圓圓的臉兒，兩條烏黑的小辮，垂雙着肩，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翻領襯衫，下身短袴，白緞拖鞋，妃色的絲襪上面露出電鍍的腳繚，口裏唱着海州調，看去天真中還帶三分孩子氣，使人不相信她會有開槍殺人翻屋越牆的本領呢。

去年六月省當局把他調押杭州監獄，長興的某局長和某科長很愛慕她的本領，並且也有些憐香惜玉的意思，向當局聲請保釋，到八月間終於恢復了她的自由，她就隱居到長興南鄉和她母親同住，做了很安分的良家女子，十一月廿三日下午五時敵人的足踏進長興城，把錦繡的城池燒成了一片瓦礫場，長興南鄉因長泗路的關係，在倭寇「三八」的短槍口犧牲了不少的同胞，婦女們遭鬼子姦淫致死的尤其多，蔡金花小姐，看不過鬼子們的暴行，再也忍耐不住了，就召集了她丈夫的舊部，并招收落伍和失散的武裝同志，在長安交界的龍山地方，組織義勇游擊隊，三月二十日的那天，敵寇七百多人，由長泗路竄餘泗路，（餘杭泗安至未·完成路基），企圖由安孝犯富陽我側面，蔡小姐率領部下三百多人，埋伏在龍山脚下，敵軍沿途殺人放火，經過龍山，蔡小姐雙手拿着兩支盒子炮首先衝出樹林，一聲喊殺，三百多健兒，彈如雨發，把沒有準備的倭寇當場擊斃了七十多人，並活活的俘虜了十二名，殘敗的敵寇很狼狽的向長泗路逃進長興城，這一來，蔡小姐得到了敵人送來的

一百三十多枝的短小來福槍，把她高興得了不得，到了四月初旬一個細雨濛濛的晚上，夜襲盤踞長泗路大雲寺的敵軍，結果，把敵軍全部趕進了長興城，切斷長泗路，燒燬了敵人三輛裝甲汽車，自此以後，蔡小姐威名大震，連吳興長興的敵人聽了也會頭痛起來，他就收編缺乏組織的小部游擊隊，也有很多落伍兵士及民衆自動來投誠的，四月中旬敵人也曉得厲害，用了三架飛機到龍山轟炸兩小時，她手下的健兒犧牲二十多人。後來第×戰區軍事當局，也聽得她是勇猛精略的女英雄，把她改組×××游擊隊，因為浙皖邊境已無敵跡，她也就率領了她的部隊，離開龍山，到那太湖沿岸和敵人東擊西襲，舊曆端午那天，敵軍用了十餘艘小汽艇由吳興城撥到長興。經過太湖小梅港，她預先得報，親自率領了部隊，埋伏湖岸旁塘梗的草叢中，等待敵艇經過，機關槍步槍的子彈猛烈掃射，冷不防的當中，五艘敵艇就沉入了河底，還有幾艘也帶了傷逃去，這次倭寇的損失，實在不少。

蔡小姐非但是武藝超群精通戰略，并且胆略過人，「八一三」的前夜，她忽然想起要看看李家巷鐵礦山楊家山一帶敵人的虛實，跟隨了兩個她丈夫舊部勤務，翻過弁山，在月色朦朧中，見兩個敵軍站在洋橋境她生平的本領，一躍上前，奪了敵人一把刺刀，結果了倭鬼，她帶去兩個勤務，也很機警，把另一個步哨綁了起來，那倭鬼大聲叫喊，蔡小

姐的動作實在快，已把那個步哨身上的一塊毛巾撒下，團在手裏，塞進倭鬼的口中，命兩個勤務輪流的背了回來，等到敵軍發覺，虛張聲勢的隆隆轟了一夜不停的大砲。

他現在部下愈聚愈多了，有當過公安局長的參謀，和曾任團附營連長的隊長，並且也有大學生出身小隊長，所以她的軍風紀格外有樣兒，她部下空暇的時間，她還命令他們到駐紮附近幫助農人們在田間工作，所以她要破壞敵人交通工作的時候，農人也高興的自動來參加，他要發給工資給農人們，沒有一個肯接受的。

盤據吳興城內的敵人，雖則常常在偽新湖州公報說她是「湖匪」「女盜」，然有一次敵憲兵隊長欄田竟在東吳旅館公開對部下和傀儡這樣說，蔡金花實在是一個中國的女英雄。

（葉銀天）

（不久見報載蔡女士已因抗敵殉國用誌此以記恨 斯白附記）

附錄二

夜襲

雁莎

廣德的同胞，終於怒吼了！他們常常持着長矛短刀扁擔斧頭，乘敵人不備，便闖進城

給他們一個致命的打擊，這一天夜晚，野風有勁的吹着，把樹柵搖得「吱吱」的響，郊外一遍淒涼，沉寂，鬼子已結束了他白天的獸性，死豬的般睡去了，老百姓得到夜神保護，懸吊的心，也鬆了下來。現在是他們的世界了，離城十里的一座廟裏，廣集了一百多壯丁，他們現在黑暗中活躍着，捏着嗓子，在那裏議論着，不時的有拳頭，在空中舞動。在許多蠕動裏，一個雄糾糾的黑影，跳上了香桌，炯炯的目光，向下掃視了一週，頓時，嘈雜的聲音，便像流星般的消逝了，經過了剎時間的沉寂，他也捏着嗓子，憤怒的說：

「兄弟們！一月來的危難，鬼子們的橫行，大家已嘗到了。誰使我們妻離子散？誰殺死了我們的同胞？我們有快樂的家園，爲什麼會在外面流浪？祖宗留給我們的遺產，爲什麼就讓鬼子搶去？我們甘心忍受麼？不！決不！我們是有血性的人！我們要活下去，就不能接受這種無理的壓迫！我們要爲死難的同胞復仇！要把自己從水深火熱中搶救出來！那末，只有同他們拚！同他們幹！」他略停了片刻，繼續着說：「兄弟們！現在城裏的敵軍非常的少，他們某天用些假橡皮人在公路上威嚇我們，今晚，我們打回老家去！望各位趕快回去，把你們的武器準備好，半小時後，在廟前集合！」唾沫向四面飛濺，憤怒的火焰在他體內燃燒，他的臉上怔得紅紅的，今晚確是他流浪以來，最興奮的一刻，他是一個稍

有知識的份子，一個嬌生慣養的青年，然而他下了最大的決心，要給父母復仇！

「我們絕不做鬼子的順民！」

「不喝幾杯鬼子血決不甘休！」

「我有六個手榴彈，送給鬼子做禮物！」

「媽的……」

他們摩肩擦背的快愉的擠出廟門，小富子懷着滿腔的愉快，踏上了歸程，他覺得那位站在台上說話的人，對他們是如此的親密，他心中的苦悶，全被那人吐露出來了。是的，他的三間大房子，被鬼子燒了，他的老母和妹子，在淫慾者的魔手中雖然逃了出來，然而這飢寒交迫的生活，委實使他難受，想到這裏，他不禁擠出幾滴眼淚來，今晚是他復仇的時機了，他是一個土老，他只知道種田，不會拿過槍桿，怎麼辦呢？破碎的家門，已呈在眼前，可是，他不進去，他在那裏徘徊着，剎那間一個意識竄進他的腦際，他猛地跨了進門，在黑暗中摸索了一會，一手提着一只洋油箱，一手提着幾串小爆竹，腰間插了一把菜刀，飛也似的去了。

廣場上立着一排整齊的隊伍，那位主席口令發出以後，於是他們屏息着呼吸，以迅速

的，靜肅的步伐，向前推進，一彎下弦月，射出清寒光芒，在慶祝他們勝利呢！

到了城下便停止了，以少數的人，分佈在左右做警戒偵探，他們安全的由水關洞中一個個的爬進了城，三五成羣的散在城裏的每一角落，他們有着密切的聯絡，只等待信號一發，就可動手。

小富子在執行任務了，他燃起了爆竹，丟在洋油箱內，「兵兵兵兵」地放了起來。鬼子們從甜夢中驚醒，他們以為中國兵來夜襲了，而且砲聲已在目前爆發，他們萬沒有料到中國人會反抗他們「皇軍」的，自己內部不過百人左右，這怎不叫他們驚慌失措？於是，有的沒有着衣，有的沒有着鞋，什麼都不要了，紛紛地向西城外遁去。小富子在黑暗中咆哮着，抓住一個殺一個：揚揚得意的罵道：「媽的，老子今天不含糊你了！」

「兄弟們！衝呀！殺呀！」一陣狂風急雨似的吶喊，手榴彈，鎗，刀，……都張開了口，將鬼子一個個的吞沒，他們簡直痛快極了，他們幾乎忘記了一切，經過一小時後，這場血戰，始告結束，各人攜了一些財物，扯下太陽旗，放火縱燒，從勝利的凱旋中，潮水似的退回原地。

「打倒日本鬼子！」

「殺退倭鬼！」

「中華民國萬歲！」

愉快的音調從一百多個生龍活虎的口中自然流露出來。

附錄二

獸行之鐵證

敵軍在吾國淪陷區域之姦淫殘暴行爲，與叛逆漢奸之卑鄙醜顏事敵，報章雖不斷記載，吾人或疑係傳聞過甚之詞，惟記者頃由晉省逃陝之難民手中，獲得一文件，可據以證明敵在晉省各縣要素婦女，與當地漢奸勒逼民衆供應之實況，是則報載敵軍獸行悉係鐵般事實也，茲將該文件錄後。

文 水 縣 公 署 訓 令（差字第一號）

令南賢村長

爲訓令事，查城內賀家巷妓院，原爲維持一縣良民而設，自成立以來，城鄉善良之家，全體安全，惟查該院現有妓女，除有病者外，僅留四名，實不敷應付，頃奉皇軍諭令。

三日內務必增加人數，事非得已，茲規定除由城關選送外，凡三百戶以上村莊，每村選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歲左右，確無病症，頗有姿色者為標準，務於最短期內送縣，以憑驗收，所有待遇，每名每月，由維持會供給白麵五十斤，小米五升，煤油二斤，黑煤一百餘斤，并一人一次給洋一元，此外遊客贈予，均歸妓女獨享，并無限制，事機急要，務須速辦，如有遲延，恐有未便，萬勿輕忽為要，切切此令。

知事米育英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八日

附錄四

節錄一個難民的訪問

這時我找到了一個有病容的青年難民。

「你姓什麼？那裏人？」我問；

「姓王，是南京人」他張起無力的眼皮，在注視着我，遲疑了一會，他又一口氣的接下去說「我家在下關開小廣貨店，代買永生堂的藥品，我還是去年十月裏逃出來的，那時候身上還稍為帶了一點錢，今年上半年就花光了，到這裏來，也是沒有辦法！」

「你家裏有些什麼人呢？他們都逃出來了麼？」

「我有母親，有伯伯和嬸娘們，還有兩個小妹妹，還有一個堂兄，堂兄家還有一個童養媳，我們家人很多，那裏有這些錢來逃難呢？我伯伯和我母親都不肯走，都說「我們年紀老了，死了算了！你們青年人，將來還有用到你們的時候，你們逃走吧！」我和堂兄還沒有走到高淳，就被衝散了。啊！我現在還可以告訴你們一件事。」他神經很緊張的說，「那些萬惡的日本強盜真不講理啊！有一天，他們一個鬼子，闖到我家裏去，要糟踏那個童養媳，我母親是年老的人，當然不免要攔護一下，便給那些鬼子們把她的胳膊都扭脫了節，啊！頭上還挨了一刀，有三四分深！到現在還沒好。」他說着眼淚都流下來了。

「你怎麼知道的呢，你又回南京去過了麼？」

「這是我們的鄰居出來告訴我的，他現在也在這所裏，南京誰敢回去，鄰居還告訴我，六七月裏那些日本兵都不穿褲子，圍着一塊布，在大馬路上亂跑，姦淫的案子，那一天沒有？你進城門的時候，都有三五個日本兵坐在那裏，查通行證，不問什麼人經過，都要持著通行證，恭恭敬敬的向他們作九十度以上的鞠躬禮，有些年老人，腰沒有灣好，日本兵都硬捺著他們的頭皮向下直接，嘴裏還唧唧咕咕的罵着。有些十二三歲的女孩兒們，

拿着通行證，顫慄的給他們驗看的時候，他們會一把搶去，藏在懷裏，叫她們站在旁邊，等旁人查過了，才嘻嘻哈哈的向她們要通行證，故意的搜索，在這個身上捏一把，那個身上摸一把……」

他說到這裏的時候，我看左右聽的人們，眼睛裏都充滿了血，這血裏是蓄積不可以代表全中華民族的所有的憤怒，這就證明這爆發的日子是不遠了。

主任過來，邀我一同離開難民收容所，我走到街上，想起了田伯烈作的外人目視中之南京日軍暴行記裏的內容，更想起了在南京的我的家庭，我的熱淚也忍不住落下來了。

附錄五

不願爲軍閥拚命

兵士諸君：

不要戰死了，好好戰敗退下來，偽裝戰爭給橫暴軍部當頭一棒罷。

戰死者的妻兒子女，爲生活困難，相抱自殺，成了殘廢者，吃也好，不吃也好的同胞兄弟，還能通訊嗎。

財閥既一文錢的慰問金都未出，說得好聽的，近衛也沒有寫一頁慰問郵片呢。

農家的生產品，祇值得市場之半價，但是，買回來，米五元五角一斗，鹽梅子三分錢一個，醃蘿蔔三角錢一根。在這樣高物價之下，養家過活，是軍部所唱日本精神中的革新政治，山東炭鑛，歸大倉，鐵道鑛山歸住友三井，三菱，安田紡績，又歸三井，製粉，蘇達，住敏土，又歸三菱，滿洲由鮎川一人經營，上海之石油貿易，再歸三井，倉庫同運送，再由三菱所獨占。見罷，在血還未乾的戰場，軍部財閥，已相與其分了巨利權益。這是軍部德威的宣揚呢？

中國民衆的必死抗戰，是最正當啊。

我們的退却，可以停止軍部財閥合同打劫的把戲，我們的停止戰鬪，可以使全國民衆的生活安適。

東京、大阪、久留米、京都、各師團及滿洲軍政部內派遣兵士戰爭反對同盟

附錄六

日本士兵的覺醒

這是日本士兵山田武一的日記之一段，「不打倒蔣介石，要打倒日本軍閥」，山田大膽地提出了這個口號，這不獨是田山個人的意思，而是日本士兵大眾的覺醒，不過我們所發現的，只是山田作了這樣明白的表示而已。

記者此次承某總部參謀胡作健君之介紹，和山田談了一次話，並承胡君將山田的日記翻譯出來，山田武一，日本大阪人，現年三十一歲，一位中年的誠實的小商人，帶着幾分憂鬱的面孔，但談吐之間，謙恭而有條理，顯示出他曾受過高等教育，據山田告訴我，他幼年就學東京，昭和八年畢業於東京日本大學法律系，後來回到大阪經商，開了一爿小雜貨店，他的家庭狀況，有一妻一子，妻年三十，子僅二齡。

山田現在是俘虜的身份了，記者問他來華作戰，及被俘的經過，據稱：「去年五月被軍部征召，六月底被編入一〇六師團第一野戰醫院，爲一等看護兵，我對於醫務祇經過三個月的短期訓練，技術甚差，又無興趣，隨隊出發，經上海至蕪湖轉九江，八月中旬，第一次往南潯路馬鞍山附近工作，後因病返九江，不三星期，又被派往馬迴嶺附近，心甚畏懼。十二月廿八日由合掌街乘汽車移至大屋田，於今年一月三日午前十時許被俘」。記者問山田被俘後的感想，山田說，「當時我以爲此次必死，誰知竟得着意外的優待，除以」

二萬分的誠意，感謝貴國軍隊外，並祈求中華民國國軍萬歲」。

我們談及日本國內的征兵狀況，據山田說，「征兵次數，報紙禁止發表，惟據一般傳說，業已徵至第廿次，年齡由廿五歲至四十歲，在此年齡內的男子，均須應徵，廿五歲以下為預備兵，已徵完，廿五歲以上為後備兵，即現在徵召來華作戰的新兵，因在華作戰傷亡的重大，和國內繼續不斷的徵兵，往往有全家父子兄弟被徵者，甚至有父子兄弟同守一戰壕，而同時陣亡者，故邇來日本農村異常蕭條，閭閻多孤兒寡婦。」（言至此，山田淒然淚下）。「我們一再回想，恨不得馬上自殺，此種無名義的戰爭，還不是為了那般軍閥的昇官發財」。山田又憤慨地說。

記者因山田是一個看護兵又是知識份子，那麼詢問他醫院內所收容傷病兵的情形，就不難推知敵軍一〇六師團的損害狀況，據山田說：「自去年七月至十月幾個月來，野戰醫院治療的傷病兵，約達萬餘名，內三分之二為負傷者，僅三分之一係病兵，現一〇六師團有十分之八係病兵，但負傷者較少，因病兵較多，故不斷調往後方，另送新兵至前方補充，但現在的新兵多未受相當教育，又現醫院藥品缺乏，殊感困難，傷病者甚為可憐」。

「日本戰後國內大眾的生活情形怎樣呢」？記者轉變了談鋒，山田很坦率的說，「日

因軍費膨脹，已高漲十分之五，人民苦痛不堪，言論更受到政府的統制和壓迫。最近消息，無從探知，一般報紙雜誌在軍部統制下，仍繼續鼓吹侵略戰爭，常作狂妄的宣傳。如去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軍隊放棄武漢後，即說中國蔣委員長被日機炸傷，又說蔣委員長到湖南後被刺等語，報紙雜誌雖散播着無稽的消息和掩飾戰爭的失敗，但日本對和士兵多對戰爭不滿，不過祇是敢怒不敢言而已，對於中國蔣委員長則萬分崇拜。——「日本士兵大眾既然反對戰爭，是不是有革命的可能呢？」山田很注意我這一個問題，提出，他稍沉思了一會，便說：「日本人民，對侵略中國終是反對的，譬如佔了東四省除滿洲財源等營其富藏，分得其利外，中產階級以下的祇是徒增負擔而已，現在的日本，雖在軍閥操縱和嚴重的壓迫，但他們那些有熱血的青年，和頭腦清醒的份子，還是繼續地在為民衆的幸福而努力，所謂壓力愈大，反抗亦愈大，祇要戰爭的不利，繼續降於日方，人民由此釀起革命，創立新局面，亦未可知」。記者此次和山田談話，感到非常滿意，現在再將山田的日記摘錄如下。

山田的日記

以下為山田的日記，自昭和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記載，至同年十月下旬止。

(七月一日)午前十時於大陸之第一步(上海)登陸，是夜宿於日本紡織廠，同室者十人。
(二日)實地參觀激戰後之上海戰場，經商務印書館附近，見彈痕纍纍，滿目淒涼，回來時於上海街購買縛腹帶及其他用品。

(八月十日)午後由九江出發南下，進入馬鞍山附近，土民皆逃，人影全無，膳食後，遷移至民房，忽由就近提來一個年約二十三歲的中國人，形色極可憐，我們日本軍人，幾乎完全擅自掠奪。我看見當時的慘情，忍不住流淚，我憤慨極了。

(十一日)午前十一時三十分，從馬鞍山出發，至同嶺已是午後二時了，到後搜索家房，士兵放肆掠奪，唉，我們的士兵是如何的愚蠢，誤解東亞和平，日本商品將來的市場即是華中，這樣使中國良民的田園荒蕪，將使他們排日思想益堅。

(十二日)醫院背後之中國少女姊妹笑顏可愛，唉，美麗的小姑娘，和我一同到日本去吧，本日有許多快活的消息，並收到我妻寄來的許多物品。

(十四日)午後零時，上林君與新田君在前面村莊之小屋中，強姦一年約廿三歲服裝整潔的中國女子，唉，實在可憐。

(二十二日)在九江病中，已將十天了，夜深窗外星光燦爛，使我思念故鄉情切。

(二十四日)午後三時接妻來信，報告父親逝世，噩耗傳來，實在使我驚駭，痛哭不止。唉，父親，我未在側送終，你竟與世長辭，現在我雖有康健的面孔，但再看不到父親了，我自幼迄今，父親不顧一切的養我教我，而我不能盡孝，罪甚，神呀，佛呀，請保護我父親之靈魂吧。

(二十六日)本晚公布殘酷的命令，下士以下不准寄出書信，聯隊會報亦不公佈，這是何等的專橫，身體的自由已被束縛，精神上現又加上束縛，其他的現役兵不知作何感想，可惡的無血淚的軍閥，我堅決反對軍閥專橫，你們隱在美名之下，而發揮獨裁，這是蠱賊，這是國賊，不打倒蔣介石，要打倒日本軍閥。……

(二十八日)晨起一心不亂的寫軍隊中日記及情書，昨日未外出者，今天下午許外出，將校與士兵幾乎都外出到慰安所去，求快樂去了，我未去，雖然，我亦想求肉體的快樂，而我家鄉的妻子，朝夕祈禱我無恙歸鄉，回到故國與妻子同樂，這才是真正慰安之所，加上明日又要回到馬迴嶺，真討厭。……

(十月二十四日)(寄南千住町家中信一封)……歲月如流，時光真快，回憶由聯隊出

發以來，已經過了四個月了，昭和十三年不到兩個月，也就要成爲過去了，歲月變了，許東洋和平的日子就要到了罷？想起從去年六月被召集到前線來，以身報國的先輩們，將是在這深山奧地裏二度新年了，真是倒霉的事啊，希望早些解了這災厄罷，我的身體好些了，明天可以工作了。

（二十六日）午前採薪完後，與尾上君搬担架，午後九時就寢，不久尾上君突然驚慌地由床躍起「敵人正在火口標定啊」，前面山上似乎是火在閃爍着，尾上君用望遠鏡看了許久之後，覺得沒有異狀，回來時已是十時了。傷病者還是繼續地呻吟，悽慘之聲，不覺爲之淚下。

（二十七日）川橋中尉的指揮下，和富澤君等十人，帶着五付担架，同往前綫救護傷兵，敵人的步槍彈時時飛過來，令人可驚，午後三時抬着五個傷兵回宿營地，尾上君在德安買了許多東西回來分了一些給我。……

後記

斯白

因了印刷的關係，這本小冊子牽延到半年以上，才與世人見面，這是很抱歉的。

內中所記，雖僅是很短時間與很小空間內的事，筆者可以人格擔保，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在可能範圍以內，筆者將姓名，地點，時間，都錄了下來。最近敵兵將我們的民衆，斷手足，剜眼睛，用鉛絲穿手掌，穿嘴脣，穿婦女乳頭，拉着遊街的事還時時聽到，然而，我們也得謝謝他們，激起我們殺敵情緒的，也是他們。我們看到江南前綫，看到皖北，魯南，兩粵民衆的紛紛起來殺賊，都是從血的教訓中得來。

民衆從懼怕的心理中，轉變到不怕；不但怕，更勇躍提刀抵抗，並且找着敵人，去奪取他們的槍械，這是抗戰以來，最可喜的現象。我們覺得『訓練』，『組織』，以及械彈之接濟，與清廉行政官吏之領導……目前都是很迫切地需要。

日本帝國主義者想壓迫中國變爲殖民地或是附庸的野心，事實已證明這是一個夢想，這個已不僅中國人曉得，全世界的人們知道，就連鮮血滿面底劊子手自身，他們也明白。現在還有什麼事可容猶豫呢？我們已到了「不生則死」，「不存則亡」的最嚴重的一

煞那，我們得吃盡千辛萬苦，排除萬難，維持民族生存，建立自主國家。

『勞師襲遠』，『師老無功』，我們的侵略者，已犯了兵家的大忌，孫子曰：『其用戰也，貴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兵貴勝，不貴久』。又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所以他又說：『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

且看看我們焦頭爛額的黷武者罷！求和之聲，不斷的從他們啞了的嗓子裏發出。他們的預算，增加到九十餘萬萬元，國內罷工以及一切反戰騷動，國外士兵的叛變，尋死，幾乎日有所聞。他們曾想『不戰而屈人之兵』，沒有辦到；他們也曾想『速決速戰』，亦沒有成功！他們在淞滬，在徐州，在馬迴嶺，在大別山，在中條山，嘗到了有味的教訓，他們兢兢扼守着點與綫，他們已深深陷入泥淖。

我們是個工業落後國家，自然飛機大炮是不如人家，可是這並不足為決定戰爭最後勝

負的必要條件，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幾個有名的會戰：如垓下之圍，赤壁淝水之敗，都犯了一「勞師襲遠」，「驕兵必敗」的毛病，今日的敵人，也正患此症。

敵騎近來已踏遍我南北的重要城鎮，戰綫長逾萬里，他們已違背了孫子兵法原理，我們具有激昂奮發的民氣，堅強不屈的士氣，正不必爭一日之短長，我們抱定「不求和」，「不決戰」的戰略，戰略，短期爭持是小勝，長期牽延是大勝，使得敵人欲和不能，欲戰不可，不能進，不能退，日久自會「土崩魚爛」，以諸葛武侯用兵之神，終敵不了司馬氏閉門主義。曹子論戰：「一鼓作氣，再而竭，三而衰」，待其既罷，中央自有擒會之道，現在吾人，則應多方準備，「磨勵以須，振奮以待」，不必多所顧忌。現在我們且舉美洲的獨立戰爭的例子來，做我們的榜樣。

美國第一流科學的歷史家約翰費斯克說：「華盛頓軍隊在福奇山中所受的痛苦，曾引起歷史家無限的同情和贊頌。當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那天，那些可憐的軍隊，向冬季營房前進的時候，因為士兵們都是赤着足，一路上，鮮紅的血跡，印在潔白的積雪上，走過的路綫，非常清楚。二十三日，華盛頓向議會報告，他營裏有一千〇八百九十八人，都是不堪作戰，因為他們是赤足和沒有服裝的士兵。又因飢寒交迫，病者日多，擠滿了傷病

兵的醫院裏；有些竟因沒有稻草舖，在冰凍的地上睡眠，硬被凍死的。在這種艱苦狀況之下有時敵人進攻，簡直調不出二千士兵來迎戰」。

不久，喬治第三及諾斯爵士領導下之英國政府，提出和議，願意無條件的廢止引起美洲殖民地反抗的一切法律，同時又宣言，英國國會將永久放棄在美洲徵稅的權利；并且派了若干代表，備具議和的全權，到美洲來開議和談判。

這確是一個榮譽和平的提議啊。彼時美國的開國者，若使接受了這個提議，那麼，以後四年間的血戰和犧牲，儘可避免的；但是這樣一來，就沒有美洲獨立的成功和北美合衆國了。

那時美國的開國諸公，毅然拒絕一七七八年的和平條件，繼續的再奮鬥了四年，終於一七八一年十月在約克城得到最後的勝利。（節錄胡適之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戰）

讀了這一節短短的故事，我們可以深長思了，中國今日的人力物力，較好於美洲獨立的當時，敵人的軍容不見加強於當日的英軍，我們今日國際地位，國際同情與援助，也比那時的美洲革命軍強的多多，我們一心一德，繼續地同仇敵愾的長期抵抗下去，那麼，痛飲黃龍之期，當不在遠，我們準備着，期待着吧！

二八，三，六。

野獸在江南
後記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初版

前綫日報叢書
乙種第一冊

野獸在江南（全）

訂價 每冊國幣六角

作者 陳 斯 白

發行者 江西上饒
前綫日報社

印刷者 江西上饒
前綫日報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版 權 所 有

1 : — 3000